

地
140.99
34.1
16

掖縣全志

藝文
補遺
拾遺
志餘
訂譌
跋

冊
定

詩

采葛行

明 王文翰

當暑衫絺綌謂以葛為布葛之生也無常榮在我生民知用度東
 萊建方不夜城海山形勢高蓬瀛采風問俗咨物產利擅魚鹽近
 日輕漁人捕魚戶納稅竈丁煎鹽起凡例鹽逢夏澇鹹不生魚到
 炎蒸懶取祭再向三農辨九穀沙磧為田難積畜歲豐斗米三十
 錢歲歉立見人枵腹我行其市觀貿遷樂聯條枚作栝棧載考
 生材是何物東山盛有葛覃延吁嗟葛兮亦地寶土宜閒生江九少
 獨憐東山盛有之堪笑愚民識不早詩歌小東大東杼柚空緣無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 詩

五

去冊定一

績紡成婦紅眷茲天地自然利胡不樽節扶民窮命彼人官能事
 者同人作法亨于野刈之谷中獲之鎬縷析黃麻易如瀉縱橫機
 上試經綸織女拋梭尺寸勻精者麤者各成匹索值頓獲錢百緡
 不蠶亦可衣不耕亦可食貨泉已開流不塞商販將從水陸來僻
 海翻稱富庶國君不見當年樵子採薪賣適市終朝苦無賴又不
 見牧童莖秣飼牛羊視同野草誰價償豈知今日得息肩得強擔
 戶戶家家資養贍孔曰惠不費孟曰澤遠施我今尊美以放之難
 道百年千載後尋文探本不亦思我為場師不亦俚我為民慈

掖縣道中

明 公 鼎

齊疆行盡海雲生處處看山自問名
麥秀漸漸桑柘綠馬頭不見
曲侯城

送董巢雄謫塞上

明馮琦

君王神武被遐荒苑西校射臨長楊
內殿親軍千廐馬三千貂錦
黃金裝董君叩闈氣磊落風霜尺疏
紛相薄大內爲停龍虎軍仙
郎暫謫芙蓉幕迢迢上谷接幽燕窮
邊一鎮稱孤懸塞上河山通
大漠轅門戈戟擁胡天胡天大漠并
幽地安邊自合多長計破口
誰論一戰功和戎未必千秋利一官
落落亦王程壯志何妨更請
纓但願君王長耀德孤臣不敢厭談兵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三

定二

萊州被圍詩

明徐從治

崇禎五年春帝命師中錫俾撫大小東
星言事羈勒於時二月朔
告驚馳羽檄叛軍無安巢掠地恣所
歷萊牧實要衝羣兇首矍矍
雖有防守臣儆甲同袒裼詔許駐青
州欲往寸心怒萊民亦吾民
不忍付焦溺單車指危邦夫豈尙沾
激須臾寇果臨疾風走沙礫
孤城路南隅三面受鋒鏑雲梯匪一
層地道發重壁捷如猱升木
多於蟻緣壁穴以礮熏戶臺縱火燔
荻相隨八十騎騎奮長矜
自顧一書生乃當萬人敵援兵絕虻
蟬礮石轟霹靂誰歟生厲階
失計遂貽戚一星燄不撲燎原眾斯
惕雨葉生不除須用斧柯拆

奈何肉食謀議撫不口擊養癰久必潰累卵危終殞哀哉此邦人
何讎委虺蜴效死職所甘智已窮墨翟

泛海宿芙蓉島

國朝 楊青藜

萬頃連欂櫨虛空逗眾靈波翻龍氣黑日落蜃烟青蝶夢迴孤島
鵬帆挂遠星更疑閭闔近天樂下滄溟

懷弔王青伯

董樵

數載同堂歌五噫石田學稼草離離連山春雨雞鳴島渡海秋風
日主祠閭闔陳書三奏報林泉卜築兩移枝千秋壯志成消歇上
將星精夜白時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 詩

七

定三

哭王青伯

趙瀚

青伯掖武舉也癸未冬伏闕上封事甫得召而都城陷矣
因携妻子東隱姑爺戊子春歸省秋九月過余齋信宿而
東又旬日而凶聞至矣予驚痛不已爰哭以詩

知君不畏死未一試奇才禍亂方無極英雄豈再來驚呼時破夢
深語罷書灰壁上遺琴在風絃共我哀

游雲峯山歌

王士祿

一日尋幽橫短策越嶺穿溪度荒陌逶迤十里到雲峯危巒矗起
巖脊數折乃及山之坳雙闕巉巖巨靈坼蒼壁苔侵翡翠斑丹

崖日坊珊瑚赤傳聞鄭公會此棲至今巖壑多遺迹繁華物夥鬼
物阿白雲省渺神靈宅吁嗟此事逾千載剝蘚披襟感疇昔穿關
而南西北上蝨曲螺盤徑逾窄摳衣展轉歷嶽岑習習天風吹雨
靡傳聞上有九仙蹤題名猶泐巖閒石爲憶雲霞舊時黃鶴青
鸞飛幾隻芥蒼大海決貫入夕陽半壁波濤白魚龍負負纏溲沈
天吳紫鳳紛騰擲眺遠徘徊意不盡耽奇躑躅情仍劇暮隨棲鳥
下巘吮芙蓉一朶烟中碧

游道士谷先天觀

王士祿

經時懷勝地茲日成清游入谷靜聞見曲折緣溪流活活溪流聲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三

七四

遙谷山蟬秋石路穿寒松日午風颼颼中天瓊瑤臺北懸清嶂幽
絳節護高居瀨氣環飛樓策杖踐靈境嶽岑衣屨摳南顧珍珠峯
仙屏儼未收仰眺元靈星宿與雲霞榛嶸接天咫攀躋絕緣由
何西三桓碑翠螭鬱相糾上言餐霞人當年此夷猶羽翰生白日
道跡空山陬丹竈亦已湮石枰杳難求俯仰念古今人代良悠悠
仙人不我俟鬢絲歛已稠歲月消風塵無乃非良謀暮雨埋歸屐
三歎辭巖邱何當餌神砂羽駕驂雙蚪

蠡勺亭觀海同貽上第四首

王士祿

何處堪舒目臨高臺以軒雜光搖島嶼一黛劃天根澗汗蛟龍沒

鉢韻未停擊案而寤急擁衾返理所賦屢最後五篇記憶不遺其前數篇中尙記有涎垂郎子阜前瓜之句郎子阜萊子村落名向趙山公兄弟嘗爲予道其閒多美瓜又有劉生劉生最可憐破帽幾日魚鳧旋之句劉生謂玉瑟向問其從張瀾柱考功入蜀夢中猶解捉臂從訊錦城景物視其肩頰甚了了又記有椒雨園中石臺月別儂鬚鬢十三年之句記書至此任子歷山從旁拍手笑謂復效君家茂宏作吳語耶又記有西巖夜碧四字西巖大澤西峯名丙申歲予從萬開來使君往游會與金陵房大生及門人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 詩

六

定六

毛吳江公衛一宿其閒凡此悉返覆苦憶不得全篇矣恐旋復忘失因從枕上覆誦數過五鼓披衣求火急錄一通置巾笥中需他時覓便郵致彼中諸子亦足見予息壤未忘不但作夢游錄中一段佳話也時庚戌仲春朔日

惘恍離羣樂事孤醉來猶是舊狂奴持杯笑問任公子老大還能

痛飲無

夢中見歷山跛脚據筴牀持杯相勸

劇憐天水弟兄賢玉樹埋來却幾年宿草碍人艱一哭暗拋老淚

到重泉

悼現石赤霞兄弟

正子夜文章趙子

海客詩風流掩映最當時雖憐嚴瀨投綸好

此謂流峯

却訝燕臺市駿遲

此謂文河

近聞上黨風流守萬開縱酒依然未死身

向傳其死後復生聞其豪飲如故

房神異術鐙前縮地逐斯人

繁星作春漏緩那辭千觴萬觴滿海水添杯亦不遠慎莫暫

紅牙頰前詩悼二趙忽又似在赤霞家筵中奏伎其歌兒靜郎亦在側觀好宛如十年前雖夢境眩幻然俯仰之閒亦足悲

矣又記此詩成復援筆注萊子之海神海也七字於下迴筆卓案白叫佳佳佳遂覺

五日龍溪作

王士禎

龍溪深不測磴道凌虛空萬木插巖脊夏五如凜冬清泉浸明玉

石竇真何玲瓏沙瀨頗踈廣花藥皆空濛泉流匯山足羣峯當鏡中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 詩

全

定七

烟綠削奇壁一一青芙蓉孤閣俯潭西飛梁臨澗東女蘿結冥翠

扶荔懸幽叢雲溪遞虧蔽欲盡還復通塞裳亂谷雨濯足臨寒涼

更陟水中嶼未罷雲閒筇海嶽發奇想邱壑宜孤蹤卽此樂閒逸

勿爲悲道窮

城上望芙蓉島

張之維

登高時獨步悵望海天路茫茫萬頃波淼淼歸何處一柱奠坤維

千秋浮不去

垂至萊州鹽盡却返

趙執信

海天遺跡竟如何返轡真成此浪過萬里沙頭風色迴三神山上

夕陽多餐霞食棗元無分彈鋏思魚漫作歌歸去清真堪自守不
將身事問滄波

早發沙河店是前年却迴處

原注過此望海惟見霧氣

趙執信

沙和積雪壓村低客路曾經到此迷三載迴環貪碧海半明行李
信黃雞東來日射山形斷北下天橫霧陣齊破浪雄心渾未愜乘
風更問大荒西

弔明太守朱公萬年

李書

信有丈夫眉與鬚捐身城下並非愚果能留得全城在當日何妨
臂也無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三

定八

遊大基山

張成度

此地誰飛錫猶傳道士名春歸花片落雨歇石泉清禪室雲閒出
香臺世外情笙歌聞處處谷鳥喚新晴

我愛西峯好松風曉自吟如餘流水意不復卧雲心到此神仙境
方知覺悟深長歌一杯酒吾亦定同音

登雲峯山望海口訪鄭光州父子石刻

孫孕竹

登雲峯而望遠海坐見萬里之蒼茫截天一碧入東極山澤呼吸
相迴翔風流千古浪淘盡賴有金石文字留清芳卽如鄭氏族由
來著姓居滎陽文恭秘書事元魏剖符千里出刺光愛仙樂道欲

超世此山晏坐渾如忘遠追張良近崔廓往往真意遺刻山之
爾時車騎齒猶稚瑤瓊珥恆在旁親承步履躡木屐閒奉楮墨
詢佳章後來五十載開府儀同仍此疆門生故吏盡驚詫文才風
貌真吾郎猶憶少小日郡城之南大書深刻臨高岡片石隻字靡
不索式之孺慕增摧傷橐橐屐聲無復識但覺海風蓬勃飄大荒
於是濡墨述先德鐫以篆籀疑額皇夏鼎商彝均古茂喬梓輝映
郊風霜我來尋舊蹟苔石遊蝸房以手摩挲讀難曉有若禹碑宣
鼓名山藏吁嗟乎山之高水之長一鄭風規踰滄桑城郭如故人
民改茲石彪炳炎生芒南鄰膠東轟天柱北望大基連穹蒼此中
尙有遺跡在我將窮搜岩谷口參詳

寄來人

張問陶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 詩

十三

定九

經年領郡總思鄉身混魚龍墮渺茫手送雙丸出東海夢隨千佛
到西方飄搖退鷁情雖隱散漫哀鴻事可傷遼左流民安堵未歸
人猶自滯金閭

過孫給諫別業舊址

呂肇齡

此地當時引漢樓東門結構擅風流百餘年裏嘆今古枯柳疎槐
滿目秋

海山亭小飲懷古

林樹震

亭號海山古登臨憶昔時荒臺餘故礎老樹覆殘碑潦倒人如昔
悲歌酒不辭慕容何處覓烟霧一迷離

秋雨初晴借倬雲函三訪龍溪故蹟

林樹寅

巉削闢龍湫石門納爽秋百年餘斷塹一氣駛寒流激瀨風雷壯
陰崖日月愁梅岑猶有洞不見注雲樓

遊逍遙庵口號

張鳳振

羣峯倒插碧摩天荒寺苔封不計年怪石玲瓏穿薜荔老松盤結
飽雲烟風過洞口春雷吼月出山頭古鏡懸我欲題詩留絕壁飛
身直上翠微巔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四

定十

馬鞍山

韓鼎元

巒際轟轟樓閣隙罅補雲樹更見翠微閒飛泉半空注懸崖東之走
奔騰斗然住譬如心源活動靜理自寓觀此發深省真我恍然遇
峯頭紫烟霞寂寞寫秋素

早秋同友人遊亞祿山

韓鼎元

無地堪避暑相將出郭遊偶隨流水去遂到小山頭

由掖西河赴滿家亭宿太

僕度之別墅淇園越

初盧溝南之此山禾黍添新色風雲變素秋忘情同樵牧閒話

坐林邱

同友人遊駱駝山

韓鼎元

瀟瀟風雨暮秋天
迤邐從君到此山
一路黃花迷谷口
半林紅葉隱禪關
勝遊擬共烟霞老
世味何堪名利牽
手拾松枝同煮酒
倚爭似野人閒

萊州三忠詩

吳振棫

萊州太守朱公萬年

萊州一城如彈丸
賊攻七月城獨完
明忠誓義經營慘
能合一城爲肝膽
賊氣方驕豈就撫
徒損國威事何補
受命而行就死所
義不避死官守土
以降誘賊賊不猜
擁以精騎城下來
大呼城頭遠擊賊
賊怒公語刃橫臆
須臾烟燄蔽天黑
五百精騎一礮殛
如公智勇安可得
死後猶褫虎狼魄
君不見喫血罵賊血
模糊常山睢陽後
則無太守者誰烈
丈夫萬年其名其姓朱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七

定士

山東巡撫徐公從治

活囚四萬六千人

勦白蓮教事

築堤八萬七千丈

知桐城縣時事

生平治績在

人口一死陰靈滿天壤
濟撫駐青非駐萊
圍城入守何爲哉
尺寸必爭吾土地
豈肯卻避徇朝議
無萊卽恐無全齊
以死拒賊賊不西
賊雖善攻我善守
壯哉男子世無有
天昏日慘血漉漉
礮火光中萬家哭
噫吁嘻死後殺賊願
爲厲恨不生前賜劍
殺奸細

登萊巡撫謝公璉

千七百里九日至

公受命自京至來僅九日

介馬倥偬入危地象人愚賊墜道

平布囊實土重城成當時一心誓死守各書早恥城下盟議撫百

口同一辭援兵再潰城不支亦知撫賊必死賊云不可撫孰信之

不然屢疏血淚迸未聞促戰來王師姑以一死警鸞贖或者馳救

孤城危裏屍馬革自素願以撫而死心逾悲吁嗟乎忠奸不同生

死別死公竟不死字烈

賊是日本欲見字烈字烈懼被劫不果往

道解古藤歌

撫東使者托渾布

簾開晝靜占風烏一椀就人徵異書當秋海月倍光潔堂陰惜未

栽桐且朝來讀君古藤記髮鬢坐我藤花廬婪尾宴澆金帶舒浴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六

定十一

蠶潑火嬉春餘山縣興忙訟庭僻隔林嬌烏歌提壺斯時老藤劇

嫵媚枝枝葉葉相扶疏礪柯英多足根器續紛馥郁蕃鄂跼藁如

蒼龍奮晴漢翩若紫氣驕天吳蜨蜂當午亂衙鼓燕雀經雨窺階

除最宜賓從集觴詠安得櫻筍羅兵廚使君風雅今韓蘇花前日

日拈吟鬚摩挲歎賞欲留影畫本今乏南唐徐

興

興來走筆說緣

起立祠入夢通華胥本拱架亟撐棟梁木築臺儼列瀛洲居從來

神物有顯晦時至楨幹凌榛蕪樹人樹木本同術栽培不受為凡

夫我思濟人今焉如如埤須杖輪須扶山東風俗舊云古樸淳何

以還當初君前五馬前雙鳧母令撻埴而索塗意者斯文寓微尙

南臺北萊其念諸何當過園展芳矚青霞紫霧紛縈紆羨君日
潛虬幽姿自頤壽媿我清泉被濯空詡千明珠院齋珍珠泉上竟少此種

古藤歌用愛山中丞元韻

吳振棫

淮南風雪嗚飢鳥故人寄我空中書越旬已達二千里駟騎不敢

行次且古藤之記備掌故筆力峻削高瀾廬中丞一詩和以舒長

短應節氣有餘且歌且讀懣然起頓憶花下傾金壺此藤伴我四

寒暑余官萊甲午至丁酉摩挲朝夕情非疏餘春旖旎風露足劇愛紫萼連

青跗赫然奇醖照瀛海翩若眾麗來荆吳明霞抱榭曉光熱瘦石

扶架纖塵除年年設客作小飲嘉鯤恰喜充山厨萊州佳李魚三四月有之見宋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全

定三

荔裳詩按麗元英文昌雜錄作嘉鯤魚煖香入骨病欲蘇午衙聲亂捎蜂鬚此時胸

次靜如水偶得短句吟徐徐無端一旦付拋擲回首舊夢成華胥

觀魚之樂亦何有濠梁來就莊施居此邦凋敝水為患四野極望

多荒蕪絕無良策拯寒餓但勤文牒眞庸夫我才於人百不如如

木欲顛誰則扶花應憶我復憐我憐我野服忘其初曷不歸舫逐

清鳧胡乃華首猶泥塗不然東遊計亦得海上仙境尋方諸藉君

藤蔭十笏地得飽清卧無煩紆畫廊刻石當斷手名篇快誦如連

珠君方以同人詠花諸詩刻石廊壁

昨聞掖邑四野麥秀雙歧余方加採訪適綦子叔易以詩獻

雖曰會逢其適究屬天降之祥忘其固陋詩以答之

楊祖憲

天教嘉瑞慰蒼生
蔀屋歡騰感莫名
愧我無才知政拙
慚君揚頌益心明
家聲清白原堪守
政績循良實可衡
判案必勤刑必慎
只憑方寸答輿情

雙歧麥秀紀前賢
造物鍾奇豈偶然
但願豐盈周戶戶
還期茂碩頌年年
此邦自覺人情厚
佳話應招史筆傳
餅餌飽餐童叟樂
春臺熙皞戴堯天

蓋平山書齋深秋

王東治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六

定古

半夜寒添茆屋中
山窻未覺起秋風
晨來滿地霜華白
柳葉含黃
楠葉紅

龍谿紀遊

李同

兩岸如雙龍
逶迤自東來
內有西征水
隨之爲潞河
懸崖屹相向
深底豁中開
蹇裳尋其阻
十里盡碕堆
清湍疑春日
泐石似穴隙
廡空寬如屋
倒垂作層崖
忽然幻奇境
夾壁連崔嵬
溪流東而溢
爭洩時喧虺
却顧苔壁上
浪痕猶半埋
想當秋雨後
暴漲聲成雷
迥此反淡沱
頓覺瑩心懷
方漪一磬折
圓波千鏡揩
分沙共作洲
積水各爲涯
合趨北海深
遶從西山隈
放眼收萬里
遙天不可階

春春原色落照催我回回視前渡處但聞響響

宿寒同山洞

李同

月逆霞初吐雲歸峯并簇巖觀秋愈清林容晚益蕭磬韻出上方
松風來前谷絕巘起高悟繁星對遙矚烟迷岸上村樹浮山下屋
虛徑眺徘徊空山悅幽獨帶露采石華和烟折芝肉忽憶卓錫僧
遂為掛杖宿

烈婦詞

楊春宴

烈婦劉女羅子名淳妻也歸羅後月餘姑死年餘夫又死
慘怛無依誓志不食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五日夜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允

定十五

半卒面紅如生食頃始變時年十有九歲也

日夕生悲風颯颯環庭蕪天地忽昏黃嗟余豈容誣憶余歸郎日

郎家惟有姑擬以連理樹同為返哺鳥詎意未分明阿姑先郎徂

哀毀迫中腸郎日泣呱呱痛哉孝子心玉樹日摧枯風雨忽傾倒

倉皇誰與扶烈婦姑死後其夫即染病未起哀哀彼蒼天曷為不弔予郎本與姑

依妾更與郎俱姑死郎竟歸郎死妾焉如上無白髮親下無黃口

孤絕食非妾意留妾胡為乎所憐伯舅在老淚對疏疏屢勸妾加

餐旋慰妾歛禱長跪對伯言伯也無腳踏婦今志有在詎計殯殮

殊惟恨嗣無人公姑其餒諸願祈舍飴孫為我黃鵠雛丈夫既有

後婦逝卽無虞阿姑已在天阿郎猶在途照得茆茆身相望在虛
無返身向郎言郎其少待吾

登土山

侯登岸

海畔結邱壑單椒起平地尋勢雖部婁矚景信多異海色連雲光
依微粘天際塲鹽玉雪堆荒港風烟積龍湫匯山根澄潭隱靈怪
飛灑百里潤渾涵萬古氣嘗讀水經注刻劃似小記今者親顧瞻
古語非虛偽我繼鄜善長獨立品烟靄

弔晉人墓

侯登岸

萊城東北五十里古墓中出一碑為晉明威將軍南鄉太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藝文詩

卒

定去

守郭休碑

片石徒資傳姓字後人誰為表功勳碑中載其伐吳蜀可知名爵何曾貴

斜日荒墳見暮雲

詩石刻
列前

道士谷留別僚友

張問陶

嘉慶壬申余辭郡還山春中二日馮旭林明府

春暉

劉敬齋

墀

章勉庵

昌煇

姚紹蘇

淦

楊燮亭

孝廉

嗣勉

餞余於道士谷醉後留鐵如意而去

題詩志壁

道士谷中謀一醉道人笑我辭官易眼前僚友總神僊
不數離情數靈異是時紅杏猶未花濛濛干樹含春氣
岩石奔騰大斧劈盤松天矯游龍戲時有仙雲落酒杯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三

定志

真人或亦來天際莫將紅旆惱山林合喚青猿充僕隸
浮世功名為誰設此身進退原無例斜陽溟溟暗西嶺
道人秉燭攀歸騎東坡玉帶鎮金山我亦迴鞭留法器
乘風他日過東萊還我錚錚鐵如意 藥庵退守遂甯

恭代

張問陶書

袁青甸

純

王勉齋

應銓

察書

經歷

劉雅山

翰元

司獄雷慎之

永春

署縣丞朱玉泉

琮典

史陸游圃

菽

監刻

翟孝廉

云升

雙鈎

姜秀才

甲

鑄字

如意一枝道人戰信貴收執

南藤歌

潘遵祁

東萊道署有古藤在廳事南枝蔓窳引可二十
丈花時香霧滿庭長夏則綠陰蒼蔚數百年物
也道光中官斯土者始有唱和曰南藤雅韻同
治壬戌
偉如姪自天津守特膺
簡任兼督東海各國稅暇日奉

母花下稱觴書來屬爲此藤補圖因作是歌並呈

清鑒

蒼藤屈蟠走蛟螭紫萼繽紛狎蜂蝶東風拂筵芳晝永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三

定六

粉壁朱檐光曄曄爭傳海隅靜無事身繡巡春清賞愜
天心嘉予 壽母喜故遣花神助歡浹蓬萊朝旭華堂
啟渤澥清波雕檻接千絲瓔珞散煙霧百琲珠璣綴花
葉是時板輿奉游讌畫戟沈沈衙鼓疊清陰暖列捧尊
賓飛片香迴侍巾妾蠻花狝艸不敢春拜手島人舞甌
甌使者威名薄滄海三爵油然紅上頰花如作意點襟
袖勢欲挈空奮髯鬣聯吟自昔韻事傳獻壽於今佳瑞
協却慚衰鈍卧巖蘿聊染枯毫寄飛楫 丙寅仲春
園居士遵祁稿

留題蓋公堂今日篤行堂非其舊矣

張問陶

樂聖何妨且避賢無用也自說歸田抽簪易了功名局
托鉢難銷骨肉緣犬馬三生終戀主蓬壺一擲轉登
僊蓋公清靜師黃老治譜遙遙竟不傳

聞船山師自萊州歸

崔旭 慶雲縣人

一麾出守向東萊五馬風流尚愛才詩酒勝遊客我在
山川生面自今開循良料有三年住疎懶偏當百念灰
纔欲東裝公已去不能待得跨驢來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三 定九

無棣 崔子萬觀察 世以詩禮名家 令祖念堂

封翁 受知於遂甯 張船山先生 嗣是科名鼎

盛今年冬 觀察榮蒞萊郡適為 船山先生舊治

爰錄 船山先生辭郡留題詩並 念堂封翁聞

船山師自萊移病歸詩各一律合刻於石嵌之廳事

東壁今讀二詩珠聯璧合想見師弟相契之深而

觀察景仰前徽緬懷先澤益見祖孫世德之悠久一

時之佳話也允宜壽諸貞珉肯

光緒庚寅冬月知掖縣事魏起鵬謹啟

庚寅冬陪德都護祭告 海廟同紀茂亭參戎

毓坪司馬魏少程大令登蠡勺亭

崔鍾善

陪祭赴龍壇雞鳴夜欲闌風腥知海近霜重逼人寒破
浪懷雄志登樓縱大觀芙蓉今在望相對共憑欄

步元韻

蘇龍瑞

陪祀拜崇壇衣香惹未闌三山初破曉四座不勝寒帆
遠無波瀉瀾迴有術觀烏絲分賭韻首寫數行欄 文

三級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三

定三

陣壯詞壇長城萬里闌韓潮滄海闊岳瘦塔光寒胎上
當年唱馮夷此日觀瀛洲高會永拍徧玉京欄

步元韻

魏起鵬

飛將下騷壇豪情興不闌筆搖山岳動光射斗牛寒賦
海欽宏製論詩擴壯觀駿奔成禮後高詠想憑欄 脍
蠻布僊壇蒼茫漏未闌香飄金瓦迴露湛玉階寒效順
鯨波靜凌虛蜃氣觀追陪叨末席廣和倚雕欄

以上石刻

訂建文年譜有感

趙士喆

自昔悲壬午於今痛甲申一人單死難百辟再稱臣科
目原無骨詩書尙有神以茲漆室女甘作未亡人

林副使邀飲郊園

王士禎

孤榭俯迴溪移船返照西曲波菰葉亂清晝竹林嘒霞
際諸峯出雲中百雉低醉歸騎馬路沙坂淨無泥

哭趙伯濬先生

董樵

憶昔相逢斗酒初松楸明月照簷除側身自歎乾坤隘
飲恨徒悲社稷墟亡國眉鬚羞獻媚入山血淚只藏書
中宵不寢看長劍太白光橫過碧虛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美 定三

萊州道中

高鳳翰

落日半川斜烘雲作爛霞春風吹不盡處處野桃花

正月二十九日東萊道中曉發

郝懿行

近海雲多暗遙山氣未青寒溪浸殘月深柳出疏星村
去二三里煙連長短亭誰憐多病客飄泊任流萍

七夕謁朱太守祠

林樹震

喋血城南事萊山際劫灰豈惟慘張許更復烈南雷七
月兵燹苦千秋牛女哀如何憑弔者豔羨比春臺

龍潭禱雨口占

俞觀培

靈源何處問尋向土山來雲已雙峯合天仍半壁開風
號疑布陣樹嘯誤聞雷願借楊枝水哦詩試一催

輓翟飛卿先生

鴻翔

殉難夏邑

郭綏之

夏邑城頭鼓聲死手提斷戈中夜起壞雲突兀壓城陰
烈火飛騰上旗紫書生部署分兵隊肯容蟻賊來深地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三 定三

未將弧矢射天狼營門忽見大星墜千家萬家哭聲哀
烈士已死難重回 丹詔煌煌褒忠節血食俎豆千秋
開君不見河上逍遙有高叔承恩久糜天家祿贈以巾
幘不知恥似我翟君真男子

同張紀堂翟熙甫遊寒同仙洞二首

林牟貽

攜手上層巔崩崖寺倒懸亂峯迴抱日滄海遠連天犬
坐溪頭吠童蹲牛背眠赤松如可訪便是此中仙
誰鑿玲瓏洞雲峯次第開松聲連寺起山色撲人來

草尋泉水攀蘿下石臺全憑雙不借踏破亂雲堆

爬埠新晴

林牟貽

飛鳥落深山遊魚上曲沼田水聽無聲峯雲看未了

留別王生兼勸同學

王 緘

萊峯兀嶽環城峙掖水灤河清且泚况復北海忽吐吞
鴻波巨浪拍天起其閒定須產異人歷代迄今難屈指
往過來續詎有窮誰於前哲稱繼美王生續藩習舉業
權奇倜儻頗自喜一朝執摯來晉謁願隸門牆作桃李
予初聞之笑且驚自顧譎陋未遽唯胡乃阿生更殷勤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三 定三

貶損道德總不已我雖望洋徒浩歎且爲約略說涯涘
沿流必須溯其源四子之書乃根柢先玩經文次大註
勿泥淺陋守故紙源泉濬疏鬼神告寸心得失相倍蓰
萬川之月一月印旁推交通無二理然後貫串遍經傳
然後枕藉資策史又將餘力肆漁獵兼及百家與諸子
秦漢唐宋助波瀾王唐歸胡立基址我朝養士二百
年鴻章鉅製不一體當其專心致志時若思若忘誰比
擬既欲爲川且學海既欲成邱且術螳自來明道不計
功至止誰復知遐邇一旦豁然而貫通隨在挹彼

此凡所見聞並講說都赴腕下共驅使如金在冶泥在
釣惟其陶之無弗似又如盂水隨方圓方圓在盂不在
水有時欲以巧服人盤馬彎弓不發矢有時泥沙挾俱
下黃河一洩已千里有時揚之欲其高長劍從教天可
倚有時入之欲其深九淵茫茫測到底有時深情寫渺
漫春水滿江泛瀾瀾有時鏗鉤奏正聲黃鐘大呂自起
止有時清光倏大來太虛無雲淨渣滓有時興高采益
烈天外餘霞散成綺俄而覲面呈色相俄而匿形弄倣
詭俄而依舊描日月俄而斬新豎壁壘方驚兔起鶻旋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无

定三

落又看波屬雲亦委方如武夷經曲折又若周道走平
砥松柏古幹竹蕭疏珠玉圓潤花旖旎有美必臻法必
備唯育本者乃如是自古文人莫不然而我胡甘自廢
也果學良醫三折肱何患龍門不燒尾譬若珍錯積荀
廚隨時調和皆甘旨譬若錦段充邊笥花樣一任剪裁
耳不然言必難已出拾人牙慧良可恥不然幟必難自
樹羈人籬下詎得駛不然習數必失意登場終久是偶
俛不然襲貌必遺神土木豈真歆祭祀膏未加者光胡
布根未養者寔胡蒺本立道生原自然先河後海良有

以亦識此言太拉雜爲道婆心聊復爾願生母以
甕花箋鈔出告多士他日學成名自立會見如芥拾青
紫縱令時與命相妨有才如此足傳矣愧予蹭蹬近六
旬致身未許青雲裏非必李廣值數奇此道畢竟未盡
技諸生英英悉奇傑豈學老子自薄菲看見飛鴻指示
人無窮期望自此始

漢幸臺懷古

孫寶謙

清秋出東郭南望漢幸臺狐兔穴遺址武皇安在哉層
城象華闕頗費黎民財但見鑿輿出不見仙人來日暮
海雲起隱隱望蓬萊晚年頗悔悟徒爲明王哀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罕

定五

遊寒同山寄式文姪

翟錦觀

茲地非素期忽獲邱中賞澄澄碧潭空縣縣平沙廣道
人煙徑歸白雲空際想霜葉駭奇色風松含靜響聞磬
時一聲入洞森萬象阿咸同所好負痾未偕上詰朝寄
清吟依依神應往

閒步野塘

侯相芝

野塘新水皺鱗皴時有輕風漾綠蘋鷺地斜飛來浴燕
連村倒影數歸人難將孤棹尋紅漲欲把長竿理翠綸

世事縱如蒼狗變我懷惟與白鷗親

觀菊如畫水

侯相芝

觀海難為水歸來異故吾

菊如客海上經年

直嫌天地窄疑挾

雨風俱島嶼連雲氣丹青作畫圖試看張素壁蝸室抵

蓬壺

截取知縣到班仍引病辭

侯相芝

冷官猶不樂廡仕豈堪為聊作冥鴻想難將野馬羈牧
民空有願知我更論誰自是貧窮相非嫌俗吏卑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四

定三六

詩刻補石

蠡勺亭觀海

魏起鵬

庚寅秋八月敬謁海神廟禋祀禮既成登亭試憑眺縱
 目水天寬蕩胸波濤搖萬派盡朝宗百川如舉酌潛蟠
 多虬龍飛渡絕隼鷗微茫蓬萊宮浩渺芙蓉嶠瀾迴紫
 氣來潮湧雪山嘯涵空色滄溟浴日光晃曜惟大乃能
 容極深斯更襟孰泛河源槎誰鑿尾閭竅蠡測亦何愚
 蛙跳殊堪笑景純經可讀元虛賦難肖秦皇舟且回漢
 武仙莫召漁颿收殘雨蜃市映斜照魚鹽富國儲萑葦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詩 望 定志

供民燒方今際 昇平海表正奉詔 丕冒率土濱
 威德服荒徼重譯欣來具邊防靖烽燭小臣沐 恩波
 幸免曠職誚願持青玉竿坐把六觥鈞

儼東坡居士集淵明歸去來辭字詩十首刊之岩
 壁以誌鴻爪 在雲峯山第二峯北向

富貴人人欲胡為遺世榮琴書歸去樂童僕遠來迎
 衡宇雲迷窈征衣風颺輕休言無可悅鄉景自關情
 惆悵恨形役幾時成老夫皇皇迷去路僕僕問歸途
 具欣猶昨田園悲已蕪入門攜幼稚酌酒引觴壺

親戚來相問怡怡情話歡荒庭松獨撫燕遷菊退
願物吾與良懷老者安南窗易容膝舒嘯自盤桓
春風來幾日流憩倚門前飛倦悟歸鳥懷清酌遠泉
心任時命矯首問三天杖屨事耘耔西疇吾有田
坵壑絕人事幽居復尋鳥還良可樂雲去亦何心菊
徑常攜酒松窗時撫琴歸來猶未老杖策日登臨
行役已倦矣征車胡不休孤雲還絕壑萬木榮春壘
物瞻無盡風光覺易流世情日已遠可以息交游
清景非常有良辰不易留掉舟迷路遠倚杖盼泉流世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四

卷之三

事奚容問農夫可與遊行生觀物化悅趣載尋求
春事爲予告田疇農與期飄飄情自遠悵悵欲何之行
樂非無酒消憂自有詩孤懷我獨往不與世人知
前路征夫問還將車載奔清風飄遠壑野景入衡門嘯
傲盈書策歡欣攜酒樽鄉園聊可樂松菊審猶存
迷塗其未遠今是昨良非老去當持杖春來可易衣岫
雲觀窈窕窗日悵熹微涉趣荒園內遙天任鳥飛

和張船山先生辭郡還山七古四疊元韻

名利薰人如酒醉誰其俟命而居易卓哉船山

塵視軒冕超然異東萊守郡未逾年草野含和咸吐氣
一朝解組思田園道士谷中恣遊戲樂意惟存詩酒閒
遙情獨在羲皇際興酣落筆散珠璣滿幅縱橫追篆隸
鄭公會此摩崖書使君母乃尋其例謂我栖遑俗吏忙
風塵鞅掌無停騎偶來靈境訪遺蹤幸得摩挲觀古器
落落孤芳不可攀山高水遠無窮意

佛愛低眉仙愛醉學佛不如學仙易山中歲月特地長
何須方外尋靈異鄭公此地鍊真修花木烟霞皆道氣
安期羨門相與游赤松黃石時來戲朱草千莖採洞中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詩

聖

定元

玉芝五色生巖際坐教青鳥致行廚能令蒼龍供使隸
九轉丹成上九天策名紫府有成例朝參貝闕駕鸞車
暮宴瑤池乘鳳騎藥鑪丹竈在人閒土人每獲黃白器
憑欄讀罷步虛辭飄飄便有凌雲意

千山楓葉紅如醉林壑幽深尋不易峽口纔通別有天
豁然一境更奇異中有琳宮竦碧虛樓閣玲瓏疑蜃氣
階下青牛藉草眠空中黃鶴翔雲戲喬松擎蓋繞檻前
飛泉瀑布挂蒼際我聞福地七十二如此福地果誰隸
漁人競說武陵源與彼恍惚同一例宜教隱者結精廬

未許外人羈俗騎樵夫薄暮賣薪歸載酒欣然酌陶器
一曲高歌醉月明醉時焉識世人意

醉翁飲酒少輒醉我比醉翁醉尤易明知易醉偏好飲
不忍獨醒與人異自從溷跡紅塵中面目自慙多俗氣
簿書期會日旁午未暇攜酒林泉戲巡行小憩道士谷
仰觀蒼翠插雲際振衣直上最高峯四面烟巒如僕隸
奇松怪石有餘態瑤草琪花無比例胸中埃壒忽盡蠲
山靈爲我留歸騎煮石烹泉足以娛自分本非 廊廟
器何時買得二頃田巖下躬耕聊適意

補遺

列女

朱氏趙鳳輝筮室鳳輝任貴州銅仁知縣奉內諱回籍家計蕭然繼邁沈疾數年並嫡室子皆恃氏鍼劑延朝夕年二十三而寡守節五十五年卒

祥異

光緒十四年春旱夏大雨秋大疫人多死亡

十八年十月初五六日大風海潮陡作貨船多颺至平陸傾載無主瀕岸田舍淹沒無算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補遺

七

定

大事記

咸豐十一年八月逆匪入掖團丁截擊於沙河亡五百五十二名又於杲村擊者亡三百八十八名又於朱由村擊者亡五百六十四名又祖孫父子兄弟同時與難者二百餘人據兵房存冊統計之凡一千五六百人此外未詳報者則莫可核矣

訂譌

大基山石人名髣髴甲申年造乙酉年成再續據金

石志為先鄭書

按永平辛卯上距四五年後鄭題雲居館於天統元年即乙酉也

拾遺

余既編次掖志天人常變之故可喜可愕備列於書述纂之餘不無漏畧夫一邑褊狹事埒方州名流考辯故老傳聞以及奇蹤曠迹之滅沒於荒埃逆燹者何可勝道無因剏獲如賞奇珍蓋輶軒所未采正史所未收而搜括掎撫裨補缺遺亦載筆者所不廢也因綴集以附諸末簡

漢高帝置東萊郡屬青州統縣十七治掖第六縣曰曲城注云有三山萬里沙祠有鹽官第十三縣曰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三

定三三

當利注云有鹽官曲成則朱橋西由平里店其地也在今縣治東北七十里半屬掖半屬招遠當利水經注云膠水北過當利縣西北入於海一統志云在府城西南三十六里

東漢東萊郡統十三縣治黃第四縣曰曲城第五縣曰掖第六縣曰當利劉寵李篤皆非掖人

隋書東萊郡統縣九治掖有畝山光水金史定海軍

卽東萊郡統縣五治掖有掖居山畝卽福之訛與光卽

城南三里河掖居山境中無考

全史列西由海峽二鎮於萊陽下今按萊陽志無此
二鎮實掖地也

續述征記東萊有溫泉恒沸鳥墜輒爛按郡志萊故
無溫泉實在招遠城東

北齊書載鄭述祖父道昭天保中為兗州刺史於城
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考北朝魏齊時置光州
領東萊郡道昭父子刺其地今城南雲峯山尚多
石刻再南五十里天柱山有述祖刻銘現在非以
光克字相類而訛與近閱河南通志復列道昭父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壘

定三三

子並崔挺於中州名宦是又以山東之光州為河
南之光州也每想太史公足跡遍天下方作史記

應免此疎漏

蟬雪集

河南通志光州沿革表舊為汝南江夏弋陽等郡至
唐始為光州宋紹興二十八年改為蔣州尋復為
光州則唐以前凡名宦人物言光州者皆在掖乃
通志以崔挺李元忠兩刺史為河南之光州殊失

攷

萊濱海多佳山水而白雲菴竹林寺據其勝北魏

史崔挺嘗營觀宇於福山巔今無可髣髴矣鄭道昭父子物色萊山亦止於大基寒同天柱明龍冲斗守東萊關異境殆遍而馬鞍一山獨無聞焉信乎山川待人而著也夫白雲菴之幽清邃密尚矣而竹林寺於層巒疊翠中兼有尤泉是固久著麟經者近被村俗黃冠積穢湮淤俾萬古靈泉泯沒不彰顧安得有心人一拂拭其面目乎

萊郡以寒同諸山爲朱雀文筆三峯遙與海岸三山對峙康熙二十一年文筆峯崩掖人二十餘年無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三

定語

捷南宮者竹廬晤語抄以爲一時文運之阨自丙戌科又稍稍振起是或阨運之除耶

文峯在郡城南十里爲鄭道昭煉修故址明季郡人李友陶鐫道昭觀海詩於石

大基山先天觀記胡宗伯澗筆也明成祖時宗伯曾奉命訪讓皇於此與緇流有一面識因爲之記其山岩阿幽邃峯巒聳秀實一邑之巨觀鄭道昭修道廬劉長春凌虛觀皆在此

掖邑古鎮無踰於過西地雖僻而名著焉夏時寒泥

處澆於過卽此地海濱廣斥戶鮮絃誦之聲野有魚鹽之利

城北十里曰郎子埠以劉真人得名再十里爲軍寨子或古用兵處無考而實呂公夢奇故里也村後古塚一相傳爲呂氏祖墓云

芙蓉島泛泛大海中周八九里其形如箕遙與大澤馬鞍諸山環拱萊城雙峯秀整壁立千尋山頂一池曰承露旁多鳥跡左有土壑高七八尺意亦海汛所置也迤西絕澗二捫蘿而下有石筍數十株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癸

定三五

植立如劍戟澗底有洞沉黑雖盛夏寒氣逼人一泉自石壁中出名真珠泉日可數石味甚甘冽漁人多汲飲於此神祠前古碣嵌廡下字漶漫不可讀

掖西六十里土山下有古龍潭潭中大石如礮里中童子或以木石擊之則暴雨立傾往往衝溢廬舍居民懼其災積土掩之康熙壬辰邑苦旱劉太守令掘其潭未抵石而雨降是歲有秋歷久又湮乾康熙戊寅夏旱土人欲掘潭求雨遂委典史何廷傳

迹其處掘之數尺已而大雨

墜星石在三山西去海水里許處沙磧中形類盂而稜角巉峭方圓可數尺

亞祿山亭在城西南三里許祿山頂前明孫黃門善繼建四圍植松栢千餘本亭內四隅以白石鑿雲近蓬萊四字嵌壁皆擘窠大書款識爲益都趙狀元秉忠作實掖人毛仲子似徐筆也不數載間漸就傾圯聊爲志之庶使後之憑弔者猶可於荆榛瓦礫間稍憶當年之梗槩云爾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七

掖城西壕外舊有海神閣高數仞孔李之亂朱太守萬年命毀之以防攻城事平故址尙存康熙癸酉太守吳公秉謙命典史金光亮剗平之

海神畫壁舊爲八景之一或云吳道子筆或又云掖人徐青洽寫雖無定論然實前朝有數丹青雍正間重修被僮父塗粉重描無復從前生動矣

鼓樓東舊有旌善申明二亭太守楊公懋發拆毀

掖邑工八分書者在漢爲左伯字子邑在唐爲沙門重潤子邑之蹟無可考惟重潤書碑刻尙在府治

前今已剝落將半

硯北
隨抄

邑中石坊碑銘率多名筆府學道冠古今德配天地
為辛烜然書海不揚波及兄弟進士坊為胡纘宗
書孫黃門都諫坊為吳人温如玉書東萊三鳳坊
為劉耳枝書保釐雲朔坊為邢子愿書冢宰坊為
顧朗哉書毛文簡公官夫人墓志為祝枝山書方
崧生母夫人墓志為董思白書

萊州府城西北滿家亭子有水石之觀地產石色理
如碧玉瑩如水晶可為印章但惜質脆耳余寄先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奕

卷之三

考功兄詩云雁門石硤谷崑山玉子岡古人風流
入筆墨每恨道遠難携將滿家亭子水清鈔試採

瓊瑤來錦囊

夫子亭
雜錄

齊書曰張融作海賦文詞瑰異以示鎮東將軍徐凱
之凱之云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索
筆補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古人咏鹽工麗如此掖舊止煎煮鹽鍋不足辦稅
因攤入地畝康熙四十年西由唐王之倡為曬灘
一灘歲可得數千斤初祇二灘今則沿海皆是暮

春初夏堆纍如山視熬煮者工儉利倍天地自然之利待人而興積雪飛霜正可爲今日賦也

宋張齊賢記天下名酒頗多內有萊州玉液今其法不傳

蝦助卽水母也俗名海蛇無首尾頭目秋夏間來海岸漁人取之摘其旁脂留中腹仍擲於水一蛇附蝦數升並蝦攫取之每箇約一二斤其色白赭不等熟之可以佐酒元薩天錫詩云層浪濡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脆天風寒結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堯

定三

紫雲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瓊縷烹香酒力醒疑是

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滄溟

堅瓠集

漢成帝河平元年千乘太守東萊劉順爲宗正四年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光武中元元年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

東萊劉繇下邑長

魏志臧洪傳

魏太祖使呂虔督青州諸郡兵討東萊羣賊李傪等有功

張郃征東萊討管承

北魏孝文帝延興元年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
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

北魏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
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
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祈逢明政今願奉之挺
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
果然訖不肯受乃表送都

東萊人王道翼少有絕俗之志隱韓信山四十餘年
斷粟食麥通達經章書符錄不交世務年六十餘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七

定元

顯祖聞而召焉州刺史韓頽遣使就山徵之翼
乃赴都顯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以
終其身

吾萊詩派在三唐最爲寥落獨一王二無競同調如
高達夫陳子昂輩寄贈篇什俱在諸公一時連鑣
並駕可謂詞人之雄矣然所傳之詩祇數首唐藝
文志亦不載其篇著豈遇難後化爲寒烟荒草耶
闕雲溪友議自香山極其推服自除蘇州刺史自
峽沿流赴郡邀繁知一日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

理自帝欲往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亦三
千餘詩但留四章乃古今絕唱也人造次不合爲
之無競詩云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
雨婉變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
處所臺館曉蒼蒼首爲沈佺期次王無競皇甫冉
李端香山吟四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按無
競自出爲蘇州司馬後又坐嘗與張易之交往貶
廣州爲仇家矯制榜殺之歸葬萊州後滄桑屢變
雖隴墓亦無從彷彿矣忽西郊有耕夫掘土得石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七

七

一方有字跡未經剝落乃仲列墓志銘余臨閱數
過今尙存西關神祠閣中

蟬雪集

考尋仲列墓誌在西關三司閣耳房山壁間石縱
橫各二尺四圍凸起中微凹其凸處右鐫合字意
爾時必用兩石勒全文合緘而瘞之此則得後半
而佚前半耳此石文祇十行字畫則楷中帶分楷
剝蝕漫漶不可讀沃以水墨映日中僅得彷彿其
漫滅太甚者遂終不能辨識謹依元刻行數備錄
於左庶後之採古者可得什一於千百云

昭軌

物不導不恭不昭不從其少節莫不肅然就列矣
以公之舉劾大臣庸可冀也嗚呼人各有能且猶
不朽公則具舉其誰與京公生於齊長於魏不忘
吾黨嘗操土風嗣子曰新等及卜遠日敬先志
以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十月丁亥朔廿三日巳
酉徙殯於魏國安葬於東萊之正西原禮也夫人
范陽雷氏附焉從周也窶窆之事可無記乎銘
曰萬靈秀百夫特公多才宅弗克詩可興筆餘力
人之望邦之直□□□□棘厄炎□喪明德卜
佳城於舊國企景行聚英□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十一

定聖

高述字三泉太守奉之孫任沛縣主簿壽百齡八旬
始舉丈夫子二太守陳熙康禮爲鄉飲賓延諸衿
舍問何術而享此遐齡述答以清心寡慾陳深服
其言額其門曰東海松

贈語抄

毛文簡公於嘉靖壬午以大學士退休林下結五老
忘形會首郭石崖東山次滕東臯謚次王仰止嶽
次彭廷傑偉石崖沒適王東溪邦以邯鄲學諭歸
邀入足五人之數酒數巡食器四五品如是者十

餘年人比於香山洛社

毛渠字世澤紀子始就傅文簡則既顯矣然往來
友間徒步布衣不殊寒素發解後連第南宮入翰
林尋改祠部主事歷郎中時肅皇多更張渠援據
今古斟酌損益上嘉納之累官太僕寺卿清自足
繼家聲云

林守經字伯常父讓以質行重於鄉曲耆年受冠服
守經事親以孝聞方罹憂時里俗指停柩爲具崇
乘夜哨聚鳴鉦持梃勢橫甚守經泣謝於門衆不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三

定製

敢發已而大雨人以爲孝感所致隆慶丁卯膺歲
薦選永康司訓永俗士子入膠庠多不事章句守
經葺學舍數楹集諸生授經義士風丕變後陞王
府教授

周晉字蓮澤隆慶間由舉人刺汾州城中故無水居
人資汲於皇過二澗晉爲禱神夜夢州南五里許
有泉可濬翼日迹之果得數泉引流達城中自此
無遠汲乃作夢卜泉以記其事仕終開封同知
湖中丞來貢素饒經濟早歸林墅對客揮毫風飄雨

驟頗有謝安王儉之遺侍史劉秋者亦復能詩其
詩曰僕僕風塵四十秋毛錐零落不堪投當年壯
志歌彈缺此日空囊歎剝緜眼底浮雲俱幻夢山
中大藥足良謀蓬頭跣足者誰子漢代新豐舊姓

劉

濤音集

萬歷末工科都給事中孫善繼挂冠出都吏科糾擯
去諸臣善繼左遷行人司正不就

萬歷四十六年御史張新詔劾首輔方從哲疏云諉
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三百年金甌壞於從哲之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志

定里

手

朱太守萬年殉節於七月七日萊城解嚴在八月二
十日相距月餘遺骸未收後僅得公一手建祠日
納泥像中康熙五十八年有盜賊者携銀物去置
手案上後人修補仍納太常腹中殆與睢陽齒常
山舌並垂不朽其旁侍兩像一爲書辦曹某一爲
門子某皆同出被難者

王中丞漢由河內行取入都祇候午門抵暮未承召
對歸卽痛飲二鼓後特旨召見左右具冠帶扶掖

至中左門烈皇坐便殿須已久公入山呼畢具
中州情形勦撫戰守事甚備指畫布置聲震帝座
既退酒醒悚惶不寐晨起密探諸奄昨承召對時
所奏云何奄具以告愈自懼人方為公危而巡方
之命下矣硯北 隨抄

王中丞漢死難永城兩河士人哀輓詩文甚夥彭西

園堯論詩云敢奮螳螂背謂劉超也輕傷節鉞威甲光

隨雨暗已破城天忽雨遂及於難劍氣入霄微自分前驅往誰

令輿輓歸不知身予敵長使淚沾衣時以首句為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畫 定器

諷下西園覃懷獄鍛煉久之始釋侯朝宗集

吉安為文文山故里祠在郡城東五里許畢湖目司

李吉安時贈以聯云孔成仁孟取義所學如斯耳

憑弔當年燕市風沙團義氣公既死宋乃亡生祭

胡為乎欽崇奕世螺江烟月護烝嘗硯北 隨抄

掖縣王子房漢倣儻有經世才申崇正丁丑進士為

高平河內令上書言事懷宗奇之召對擢御史巡

按河南進巡撫都御史死永城賊劉超之難予少

見其奏疏及小武當一篇真奇才也同邑李琳枝

森先與辰進士入 本朝爲御史屢上疏論事切
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巡按下江清剛端勁寘淫
僧三拙優人王紫稼於法江南人莫不快之中忌
者被逮吳中罷市哭送者萬人

世祖廉知之起河南巡荒將擢卿寺而以哭臨

世祖死矣李修髯長身飲酒無算家有椒雨園在南郭外

日與酒徒酣飲其中醉則衣白衣徒步歌呼過市

巾幘欹側酒痕狼藉有陽城之風

池北
偶談

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誅鋤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其

定畧

讒被逮旣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雲間守李正
華最後至携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大言曰吾
儕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
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
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至京下詔獄尋以原銜

查荒河南

池北
偶談

前輩交遊大都於意氣文章間倍見真性不似今人

泛泛也

國朝如任歷山唐臣任塗山虞臣劉孟

門錢承劉麗生鑫承張大支之維孫純如亶趙石

寅琳滿巽元必發宿良墟孔暉孫北溟圖南其贈

答弔問諸篇皆有一段至性纏綿於楮墨之外諸摘

公佳句如塗山寄大支云書長有夢驚啼鳥畦水

無聲誰叩門麗生憶北溟云空作登樓賦誰憐泣

路車何時一尊酒相對長咨嗟大支步麗生韻云

燃爐炊落葉浙米就前溪何事催歸早一聲花外

雞麗生寄大支云子交遊冷乃為子所知感君

只痛哭舍此復何之塗山哭孟門云我存傷鞠母

子逝痛孀親雖判幽明路同為負罪人純如喜大

支病愈云親情原自篤至性老猶存憂喜常關病

行藏獨與論夢石寅云隱見情親日惟當夢白時

與君連夜晤始信少陵詩巽元寄石寅云觀者多

冷淚一友淚如絲豈不念情至志堅爾所知石寅

懷巽元云十年心可質長夜夢難甘零落相思狀

參差勒一函良墟訪塗山云念子高隱情策杖到

其宅又云句句吐性情字字帶泉石夢孟門云衣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老

定巽

冠祖宗製眉宇鬼神姿笑我沉淪久今攀雙樹枝
北溟簡同人云舊遊細數還能健勝槩紛披可共
依又云老友杖藜朝夕而患難相持有無相濟又
過綠楊深處賞奇文

有非出於勉強者如劉氏自中丞公祐闊達好客

周急濟貧每不惜傾囊倒篋至麗生昆仲家已中

落然於石寅避仇南徙孟門乃鬻客舍而助其資

斧良墟貧難卒歲麗生至棄厚產資之其義誠高

其風誠古云

林剡廷文薦由副貢出守太平引年歸以舡輕取石

壓其艚載歸石形類古尊疊每天將雨色青碧可

變

林桂海楷暨配李氏既葬於丙申之冬築塚時建秋竿以標中正土上餘數節閱歲重陽後子姓謁墓見秋生塚上葱蒨數尺儼然嘉禾諦視之發自舊節雖草木霜凋而青青自異昔萊公歸觀戴德者斬竹樹紙後枯竹發生事實相類裔孫冠玉有記異詩曰舊節重抽望處馨蒸門驚賞集兒孫崢嶸霜露三秋晚披拂雲霞五色繁應是枯篁回大化敢言鐵檜本靈根郊原長戒樵蘇者永保青青慰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夫

定製

九原

掖西有劉培字者莊重不佻有高氣子五人曰注溶浩濤濬令三子親貨貿而濤濬讀書各尸其業次第得五婦亦同操井曰合緘作門內事率稟命以行各無私蓄愛幼子濬或偏衣食膏火費諸子安之諸婦分勤怡怡無忤色或有兒女子相爭事聞翁至則帖然其嚴正雍順如此

孔叛園萊半載不下郡北十餘里一女巫賊生致之俾降神謂萊城可刻期而下巫忽披髮瞑目作神

語曰汝等勿妄觀萊城有百靈相護雖千計攻必不破語未竟身首已異處矣城垂危無恙卒

巫言 蟬雪 嚙言

節烈名媛代有褒典其既坊旌廟祀者固已流芳百

世魂慰九京矣然而窮倉僻壤不少飲冰齧蘗之

操 王氏者世奇女適邑人劉世基劉出遊物故氏年甫二十無子女繼嗣亦早逝單煢一身寒苦

貞潔後至八十餘歲而終羅氏者歸張姓其父與夫之名俱佚氏年不滿二十夫歿無出家奇寒取

給紡績終身衣白衣備歷艱 寇燹兵荒寧無齒劍苦而志彌堅守貞八十歲卒

投崖之烈 崇正五年春孔李圍萊近海居民多入小石島避難以阻海面賊無如之可數

掖縣志

卷之八

拾遺

堯

定哭

日賊以舟師至男女二千人悉束手就掠有老嫗攜女及子婦見賊艘漸逼俱以衣袂蒙面投海死惜不詳其姓氏九十老人勝之期題曰烈婦磯又孔叛自新城虜王氏女年約十六七賊屢犯不從脅驅至新河東岸夜復逼之女大罵撻其怒劈女為兩挂龍王廟槐樹上賊去老人孫某收葬之立小碣誌其事此事若無遺於掖然掖之同時被難者正亦有人特求傳耳故錄以為例况其英風勁節同為拯風者所或以其無方遂使姓字不傳不棄乎不妨並錄

或以聞見無人乃致 其根是則蒙恩受賜者

仍在安常之族富庶之家而消沉於苦雨孤燈青

燐碧血者不知凡幾矣詩云嗚矣富人哀此熒獨

肩斯任者尚其念諸

土山海倉漢平度縣地也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平度縣水經
膠水北過當利縣西北入於海注又北逕平度縣縣有土山
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
輟按膠水入海處卽今海倉故平度城在今平度城之西北
六十里胡渭禹貢錐指謂在掖縣東北非也

續登州志招遠有光州城在縣西北三十里元魏所置之東曲
城縣也孝昌四年分青州置光州治於此按魏書地形志光
州治掖城崔挺傳光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卽今福

續掖縣志

卷四

拾遺

巽

定見

山北史鄭述祖傳父爲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
今雲峰山道昭所名石刻確鑿可考是光州不治東曲城也
又魏書地形志光州皇興四年分青州置故延興中有光州
刺史叔孫瓚適在皇興四年後下距孝昌且五十年是光州
不置於孝昌四年也且魏孝明帝孝昌並無四年

唐高祖武德中改郡爲州見前志天寶元年改萊州爲東萊郡

沿革

沿革

乾元元年復爲萊州

唐至德元載青密節度使領東萊郡見前志寶應元年以萊州

沿革

隸兗鄆節度使尋廢兗鄆節度而以萊隸淄青平度節度使

建中三年廢蒲青平盧節度置青都團練觀察使領蒲青
萊齊兗鄆七州治青州

元人王壺春劇云則你那本錢兒光州買了滑州賣按掖舊有

光州買了滑州賣不圖賺錢只圖快之諺而掖境實無滑州

豈北朝二州並置滑州旋廢故地志不錄與土人又或以唐

之曲臺為滑州唐有光滑二州光屬淮南道即今河南光州滑屬河南道即今河南滑縣相去甚遠

雲峰山鄭文公碑見前志額云滎陽鄭文公之碑前題云魏故

中書令祕書監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南陽文公鄭君之碑草末題云永平四年歲在辛卯刊上碑

續掖縣志 卷四

拾遺

巽

定五十一

在直南卅里天柱山之陽天柱山今屬平度此下碑也以石好故於

此刊之前志古蹟載道昭題山左闕字其題山右闕云雲峰

山之右闕也栖息於此鄭公手書十五字未載

金史劉琬傳琬除定海軍節度使琬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

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

海潮之說有謂天河激湧葛洪地機翁張洞真正日出海而衝

擊盧肇海山為湧而濤隨施飾是皆穿鑿不根與海鱗出入

經山海神龍變化浮屠者等耳至謂水隨月之盈虛寶叔蒙月

周天而潮應封濱元氣與地浮沈高麗水往從月之理余安

序捕風捉影得此失彼則又難免管窺外編之辯獨揮塵錄
所載燕肅海潮論輟耕錄宣昭潮候說所見相同義亦明白
但潮論字多差舛潮說句犯地有浮沈之辯今並錄出刪其
繁文釋其字義註其訛處使窮理者有可考焉然計其二文
乃於東南二海浙江之潮消長長夕之故似可謂得其旨矣
但嶺外錄云欽廉之潮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
西流隨其長短之星不係月之盛衰廣西志又載桂林府聖
水巖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據此則二
說又難通矣何也水固有東西南北之分元氣日月抑豈有

續掖縣志

卷四

拾遺

畢

定五十一

二者哉故深遠難明者不若近易可見史伯璿一氣翕張之
論大爲有理但其曰氣卽水之氣似亦未當余則隨辯於下
其曰大小早晚之未得者余復推其所以故今先錄燕宣二
論於前仍列史論并余一得之愚於底以俟博識 燕肅曰
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
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
之精水屬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
陽盈於朔望消於朏上未盛初三時也魄虛於兩弦上弦初八九息下弦廿二三
於朏月見西方晦時也朏月初見東方時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

時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半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時明矣 宣昭曰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乘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當改爲水有往來若地有浮沈是動上動下無寧靜矣豈地謂哉 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魄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者陰精水

續掖縣志 卷四

拾遺

巽 定至

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

月大梁日月所會於酉曰大梁析木日月所會於寅曰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

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

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於上

水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歷數可推豪釐不爽斯天地

之至信幽讚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 史伯璿曰夫余氏

候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於三時

爲差不知其所以有先後者殊不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

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則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爲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物非有氣以運之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卽水之氣耳此句當去

或云氣卽天地之氣

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續掖縣志

卷四

拾遺

巽

定五三

則水爲氣擁而南奔是爲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以平而南方生南旣平而東已落東旣落而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區區愚見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姑信與月相應之言惟潮大卯盡之月則終莫知其故 管見曰人與天地本同一體但形勢有大小之分耳卽此喻彼不辨自明史氏一氣之說極爲

有理但未就人身思之故大小早晚卯酉之月不似二時
不思天地之大非絲絲縷縷之可符如水落三時之不同者
是耳且天地之有水猶人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
血之以氣往來於脈皆一氣所致也故水之潮不潮者如人
身之脈有行脈不行脈者時刻之不爽者卽一息四至之期
也大小之不同者卽春弦夏洪之道也日止於一潮或半月
東流半月西流者亦猶兩躄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見之不
同也是脈雖皆由於一身而經絡所屬自異耳概以論其理
可也至潮必東起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也百

續掖縣志

卷四

拾遺

三

定五

川之水盡赴於東反本之義也如人身之氣血必歸原於中
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右明郎瑛折衷諸家潮汐之說
詳錄之以補前志畢拱辰之辨所未及

宋建隆以來萊州軍制有威邊安東寧濟壯武壯城諸目

宋靖康中鸞海爲鹽者六路其在京東東路曰密州濤洛場一
歲鬻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惟登萊州則通商

金禮志立春祭東海於萊州立夏望祭南海於萊州

唐書東萊貢貫布水葱席石器文蛤牛黃宋史萊州貢青海

藻牡蠣石器

鹽鐵論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

地道記萊州有百尺之桐名萊君桐

宋書武帝紀敘其十二世祖劉景為東萊太守其世代不可考

唐掖令崔曇首即北魏光州刺史挺之元孫

唐李萬為萊州倉曹參軍

金左企弓遼時曾為萊州觀察判官

金西由鹽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

元掖縣達魯花赤大德中有博善至治中有阿八赤

晉劉暉叔父彪位至北軍中侯藩義熙中為兗州刺史弟總字

續掖縣志

卷四

拾遺

三

七五五

宏紀好學直亮子佑為太傅屬又子白太子舍人果烈有才
用

李卓吾藏書載宋學士景濂所作掖孝子毛聚傳曰聚父嘗病

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足出山乞

得酒以還父飲而愈今吾掖諸山無以崑崙名者惟登之寧

海有山名崑崙多猛獸豈德元嘗居此與又云聚生二子蔚

炳蔚生二子絃縑皆好學絃由國子生為殿廷儀禮司序班

今郡乘亦不載序班姓名識小錄

雍正丙午朱太常公元孫毓英字秀軒來謁忠烈祠嘉慶乙丑公

六世孫鳳翔以選拔宰河池其從兄述文字敬齋復由任所來

謁掖人醵金為寫太常遺像并守禦圖四十策題贊甚夥中

秋邑紳士以牲牢祭告述文歸復以掖之官黔者題詩續其

後越歲錄冊寄至

土山龍潭以地平行不可識認前知府姜斌掘得之欲識以碑

不果嘉慶丁卯縣令劉文典率邑之識其地者復往掘焉畚

鍤舉而雨如注其地由魯王廟後檐自東而西之第三瓦縫

下循山直北四十四弓是也今之丈地官弓

拾遺

尚書疏康成云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千鈞為錢

後漢東萊太守有橋肅橋元之父三國有管統北朝有

五代萊州刺史有朱友珪萊州防禦使有楊承勳光遠之子

宋萊州通判有張宗古萊州知州有王達濮陽人見曾南豐王

達墓誌趙明誠諸城人見金石錄跋

洪武時劉崧有寄萊州太守趙圭玉詩圭玉當是字名無考

明初掖縣知縣有申庸廣平人見張文貞公申島盟墓誌

司馬文正公徽言僅二卷雜采春秋外傳孔子家語孟子荀子

再續掖縣志

卷下

拾遺

七

定五七

韓詩外傳諸書之言為之又其目而無其辭者東萊張

夙行刊之大梁有尉氏阮漢問太冲序古夫于亭雜錄

古夫于亭雜錄品明季山左詩人十七家掖縣二人趙伯濟士

帝趙丹澤士亮也云欲輯其詩為一集傳之未果

張大支之維家城南小龍巷家有別墅中有竹廬之維有竹廬

記未列竹廬雜錄數條有曰園中掘地時得石佛破像鐫刻

甚工間錯采又日記井上有一溫石刻像乃佛菩薩圖光雲

形鳳翼種種精細如畫背面下截鐫文數行壬申亂失之僅

記是北魏孝昌三年馬王寺又曰東園地較四下峻起栽山

松時掘得甕斃似砌中唐路高處想係當時殿址又曰又掘得一火池石座又曰聞周氏當日營室掘石佛身一坑乃悉鐫爲石條石礎旁注云以上數條考之則竹廬係馬王寺舊地無疑

康熙丁巳歲暮鹽價昂貴於海濱閒忽出鹵泉數百穴民食賴以不淡煮水時釜中徧結斗斛形一如奸買漁民之器任塗山劉麗生張大支諸人皆賦鹵泉歌紀其事

孫黃門善繼亞祿山亭四面題聯曰月明山館烟霞冷松覆石欄翰墨香怕動雲根開徑仄愛看山色鑿窻虛揮麈談臨屋

斗外振衣響落海門西心依岬岵應無盡庭接松楸別有名周達甫維翰任廣南知府赴任時塗中夢馬伏波其後謁其廟作文祭之曰烈烈壯志矯矯豪行報國意重身世念輕銅柱之伐裹革之英宛然如在萬古長生陳辭以祭忠心耿耿太守感瘡腐而卒卒後寄葬夷寨中時有虎守公墓比差官啟取猶徘徊不去差官曰爾守太守墓耶吾將奉太守歸矣始引去

萊藩公署久閉不開一日藩伯誕辰特開軒延客見階下甘瓜一蔓四實衆人異之太守鄭公爲賦瑞瓜吟四首以獻遂徵

其二郡凡在公宇下者皆得和其辭竹虛語抄

安邱馬長春字三如順治丙戌舉人讀書大澤山中遇王子房

上下其議論交相重也一日歸人問所與友對曰有王子房

者讀書不事章句知霸王大畧將相才也未幾王登第不數

年至都御史死兵閒一時服馬之知人漁洋文略

嘉靖時遣官祭東海頒金盃一具貯萊州府庫每仲丁祭祀則

取以貯香相傳明季一守私易之歸舟渡江舟膠不動榜人

亟訊舟中所載家人具告遣人齋還舟始行識小錄

龍太守府志云陽關在府西二里成化二十二年知府戴瑤建

再續掖縣志 卷下

為迎送之所

拾遺

卷下

定堯

苻堅時東萊太守有寇修之字延期上谷人堅滅奔魏

十六國春秋桑虞傳潛遣東萊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

若山有石刻題曰光州刺史宇文公云云詳續志古蹟山左金石志說作亞祿山

下有石像高二尺許傍似有字不可辨識或即宇文公像也

御史張新詔抉徐大化閨房之隱大化頗媿沮見明史稿徐大

化傳附楊維垣傳中

順治時掖縣教諭有王言從字俞之濟陽人歲貢生喜作詩見

國朝山左詩鈔前志失載

聖寺碑陰有題名曰嘉靖壬寅孟夏四巖山人益都李時颺
自大雲巖銜勒仙驥逍遙於萊乃泛滄溟謁神山徘徊瞻睇
淡旬而還於戲茲游亦奇游也漫筆以志案李時颺見青州
府志文學傳著少陽乘載明史藝文志

袁藩字松籬淄川人於掖縣購得秦鏡一枚作詩紀之任塗山
劉麗生皆有和篇漁洋山人有秦鏡辭爲袁作也

曹能始名勝志引說郛云萊州石色青黯透明斑駁膚理縱橫
潤而無聲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軟土人取巧鑄礮成器甚
輕妙見風卽勁或爲錯鈔久堪烹飪有益於銅鐵

方正學遜志齋集有送祝彥方致仕還家序云彥方年七十以
萊州府通判致政歸萊州府志續志並無此人彥方必是字
名無考

康熙辛巳登萊道梁公爾壽知府陳公士鑛以城中寂靜添城
內四集輪流轉換父老以無故撤市於內爲不祥兩公執不
可未幾癸未大水甲申大饑卒如父老言後遂改正識小

明史董其昌傳其昌督學湖廣緣事告歸起登萊兵備不赴

道光十五年七月邑內大風傷稼十六年知縣楊承孫於城隍
廟東偏建風神祠嗣後邑內連歲大風於是謠言並興謂由

風神祠會知縣楊祖憲建縣城隍廟遂卽風神祠改作
移其主於北城玉皇廟

城北萬歲河北桑家村有聖水廟廟之西墀有井一井之中水
分鹹淡甚澄清土人號分水泉亦名八卦井

萊州城頭多石礮土人云明季朱太守所置也按毛霽平叛記
崇禎五年李九成孔有德擁雲梯輜車攻城知府朱萬年用
礮箭木石射打而不言石礮所施考魏畧魏使郝昭築陳倉
城諸葛亮攻昭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射其雲梯又以
繩連石礮壓其衝車然則宋公用古法毛記失載耳乾隆六

十年乙卯余重至萊州時方修城石礮已移他處矣

桂馥晚學集

道光二年邑人僇式玉於城東北羅臺村得瓦一枚文曰萬歲
萬歲詳候登岸萬歲瓦跋二十三年生瑞符又於其地得一
瓦文曰萬歲未央皆漢武帝萬歲亭所施也

拾遺

鞠彥雲墓志云魏本州秀才仕至司馬中堅將軍父延

增東萊太守東武侯

續志載未詳
增作僧誤

賈舜田父子為清白吏其丞固始暨通判潁州皆以清

操著公詩文不傳潁志載其廳聯云俸薄儉常足官

卑清自尊可以知其概已

梅影
叢談

高三泉述任沛縣主簿壽百六歲與趙封翁孟為老友

嘗春日造訪孟次子冢宰煥以病不能侍次日贈以

詩云病掩柴門午不開山童傳道壽星來自憐咫尺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拾遺

聖

定奎

無由見明日相邀看早梅又云百年人訪百年人杯

酒裴回意自真若是司天占象緯應疑南極兩星隣

欵云春日三泉高老伯過訪老親因偶病不能侍據榻

占此請政不書名古人重父執如此

韓大參見愚

初命

幼喜讀兵書好擊劍兼鐸寶坻日嘗

走馬郊原以劍畫地作攻守形見者詫異後遷三河

令偶行密雲道中佩劍忽自鳴如虢虎聲十里不絕

從者皆驚公顧而笑頃之薊遼總督邢公昆田題公

同知河閒府督餉朝鮮其疏薦即劍鳴日也張公孔

教誌公墓其銘曰蒙沙犯塵古有馮馬其才則均公以文雅討叛伐夷古有孟宗其志則同公以經生赫然而不磨者功也粹然而不染者衷也惟不染之衷是以有不磨之功故磊落而就玉京

前志政治載未詳

毛文簡公與郭石崖諸人結五老會在嘉靖時萬歷朝

復有海濱十老會

詳王肇林圖說

毛師陸有海濱十老圖記

特詳崇禎閒又有耆英社會共十四人林熙庵光先

張成宇夙知王舜庭應鳳林德庵懋先李南居之茂

王成吾懋學王繡庭應豸雷霖宇乘龍林若禮成先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拾遺 聖 定三

徐恆山廷松王夔庭應龍張會一所學周以雖景熙

李朱季之芬有圖李南居僉憲為之序

李漁村 澄中 著丁野鶴 耀亢 小傳畧曰萊有大澤社當

明末時天下方爭門戶先生獨與萊州王子房講求

經世之學

趙丹澤 士亮 崇正戊辰恩貢丁丑舉賢良方正宰東安

有惠政晉順天府府丞未卸篆都城陷聞之痛哭題

詩壁上有千古難消亡國恨聲聲杜宇月明中之句

即日挂冠歸子玉藻歲貢玉瓚亦歲貢侍丹澤於大

澤山後隱逸稱黃中道人

趙光祿

士寬

判潁州闖寇陷城光祿投黑龍潭死其夫

人崔氏攜二女登樓縱火自焚士人立祠祀之祈禱
靈應香火甚盛祠宇中有聯云明月墮澄波清夢不
忘潭水恨漲煙迷碧樹香魂空逐火天飛

前明郡守龍公文明修建萊城堅厚逾於常制後經孔
季之亂圍城八閱月卒不能破固由當時諸公同心
協力以死勤事而龍公修建之功正不可沒也公守
郡時年逾五十無子忽城西濠生瑞蓮並蒂雙開郡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拾遺

署

定齋

齋老槐復生五色芝數本羣以爲祥因以弄璋兆祝公既
而公果生子於是搢紳輩暨弟子員皆爲詩詠其事
成巨冊以獻冊中詩如清沼蓮芳開二妙華堂芝秀
映三台乃徐忠甫誨代姪應第作也

孔李之亂朱太常

萬年

將出撫賊楊鎮

御蕃

阻之公曰

有濟足解倒懸否則棄我一人有將軍在可恃爲長
城臨發有張生嚙衣以諫公疾走墮其齒不顧而去
惜張生失其名

崇禎甲申後賈侍御毓祥不復出仕日與老友宿翼之

續文

閻百詩曰酈注膠水條云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

分白黑方別詩文道海者至此數語恐無復人有

手處

按此正言掖海故特錄之

閻氏又曰亡友趙石寅誦其亡友滿巽元

必發

泰山絕

句云天下不會小仲尼眼界虛請君亦復去登泰山

何如余為神往者久之按滿氏之詩其為名流推重

如此

沈歸愚選

國朝詩別裁集僅錄趙伯濬五平詠懷一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拾遺

吳

定

首誤註為諸城人

蘇東坡文集有乞罷登萊權鹽狀言權鹽則官無一毫

之利而民有三害決可廢

言權鹽人官官買稅則盡失業二害言

居民近海而令頓食貴時勇谷遂至食淡三害

言商賈不來鹽積不散若不稅買即一二年開舉為

糞土坐竊聞萊州亦是元無管旅興販乞罷登萊兩

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

掖壕各有泉源屢經濬治大抵各是其說不必皆確康

熙初張明經之繼書邑侯畧曰城中四壕其泉源亦

五一出文昌閣下一出南吊橋西一出西吊橋南一

出東吊橋北一出子孫閣下其出文昌閣者分二支
一支順南城而西至南吊橋有石閘蓄滿而後西下
會南吊橋西之泉西行至武安閣北有土閘蓄滿而
後北下至西吊橋有石閘蓄滿而後北下會西吊橋
南之泉北行至西北隅一支順東城而北行至東吊
橋有石閘蓄滿而後北下會東吊橋北之泉北行至
東北隅有土閘蓄滿而後西下會子孫閣之泉西行
至北吊橋有石閘蓄滿而後西下至西北隅二支共
會於西北隅西北隅少南外壕崖有石閘蓄滿而後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壩

定七

出閘西去入掖河之水不甚盛大非蓄極不能
滿壕故前人
爾然後四壕有水今各處之閘
傾圮閘埋無人工傍以故四壕之水或有或無或淺
或深近復有無知之徒市取魚鰕等利盜決閘口將
所蓄水一洩而盡其南壕已成陸地如不嚴禁尤而
效之則成陸地者又將不止南壕矣據此則續志所
載劉君文璵修濬城壕水道說不必果可施行後之
牧民者宜卽張而善用之庶修浚得宜永慶安瀾也
寰宇記誌萊土產有決明綿絹麻布茯苓

廣輿記誌萊土產五色石出掖可作器皿卽今之萊山
玉也案本草綱目石部滑石條下集解日出掖縣者
理粗質青有黑點惟可爲器不可入藥

本草綱目引別錄曰菟蔚生海濱池澤福蓄生東萊山
谷保昇曰海蛤今登萊海沙湍處皆有四五月淘沙
取之文蛤出萊州海月中三月中旬采背上有斑文魁
蛤出萊州形圓長似大腹橫榔兩頭有孔

字林鰮魚出東萊亦作鰮其魚可爲醬

陸璣毛詩疏鮪似鱸而青肉白味不如鱸今東萊遼東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拾遺 吳 定矣
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
海中化爲此魚

文選吳都賦注琵琶魚無鱗形似琵琶東海有之按萊
州每年夏初之鮓同

本草從新昆布條云出登萊者撻如繩索

萊城四譙樓舊有楹聯東曰旭日曉生祥暉映譙門城
郭萬家迎淑氣高墉東控險勢盤滄海山河千載壯
雄圖南曰衢當冠蓋之衝問俗觀風不數仲宣能作
賦地據陽明之盛籌邊備境甯誇庾亮漫登樓西曰

萬國關情談樽俎惜鯨鯢娛客雲霞過雉堞西成在
望省雨暘勤稼穡近人星斗下簷楹北日飛翼薄層
霄治行高懸萬里風雲生北極麗譙憑大海輿圖永
鎮三山濤雨駕羣鰲傳云徐鳳亭作

府署四知堂有二石刻東曰左警詞言行倣之古人則
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
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西曰右警詞好辨以招尤不
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
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拾遺

冕

定究

示拙其人姓名不傳

志餘

經常不易之道歷劫常新不必恢奇幻怪也而天地大矣吉凶物變詭譎不倫所在多有蓋陰陽雜氣時發於形聲不得以耳目所限爲斷故晉史紀傳間引稗官藏修之子穿穴百家時復遊息於謏聞規正大而不棄其餘亦撫拾之雅志也若曰嗜奇愛僻或謬古之作者則萍實之謠墳羊之辯又何稱焉

漢武帝東巡海上令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

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八

定年

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

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石耳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

公沙穆隱東萊山依林阻澗爲室獨宿無侶時錄以

謂謂外有聲呼鴉者三鴉不應有頃呼者自歸元
音狀如怪穆誦經自若卒亦無他妖異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之界山懸崖自繩取
鷹雛將至巢而繩絕落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
無據大鷹見人啣肉不敢至巢所遙放肉下聿接
取肉餵雛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
裳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
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乃繫鷹而歸

海廟左有孫母祠塑一老媪杖而立一白犬蹲其旁

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全

定

相傳母五代時人居廟前里許家蓄此犬素不聞
吠聲母每云遇貴人則吠宋藝祖微時過其門犬
忽唁唁吠母大驚異因留而飯之藝祖感荷比踐
祚忘之矣會海上雨貝三日土人名長吏上其事
海鏡

其徭役世稱海廟戶孫家云

蟬雪集

王俊民狀元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
充南京考試忽謂監試官曰有人持檄逮我乃取
案上小刀自刺救之不甚傷即歸醫治踰旬創愈

世以愧如失心者家人迎嵩山道士梁宗朴符召
為厲者夢一女子言為俊民所害已訴於天俾我
取償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俊民卒人謂王
未第時家有婢不順排墜井中又云王前在里閭
與一妓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就媾他族妓聞
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妖死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
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
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

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全

七三

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
起亦不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為知制
誥與楊樂道共為詳定官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
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考
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為定
時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
取一人為首楊樂道以為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
本從道時為彌封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
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

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已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全

定七三

自汶挈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惛惛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開懽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寒窗一夜雪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如蓬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岸教化宮行將携老母寓居學其中云云予旣去徐醫以爲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爲夜中洞泄氣脫內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歿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

覺民自舒州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閻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死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宿生耶康侯旣死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歲餘三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待蘇州崑

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七

定七古

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汶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鄆陵戶康侯登科爲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方學愛身如冰玉不知猥巷俚人語不幸爲罪人厚誣弟輩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

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齊東野語

光州城外七里村有媪家植棗二株棗熟時一道人過而求焉媪曰任爾撲之道人摘食十餘媪烹茶以供道人將行取所佩葫蘆繫樹杪顧曰謝婆婆意明年棗生當作葫蘆狀得錢可三倍後如其言今光州棗尙有此種人懷其核植他處則不類夷堅志

梁進士敦就試春闈甫畢場而身殞見夢於其同年某曰吾掖人梁敦也與君爲今科同譜不幸客死君他日當爲吾邑宰可爲吾建一坊庶姓名不至

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全 定五

湮沒耳某未之信比榜發果然後謁選得掖令乃覓舊坊石柱易以題名石樹之今在南門內研北隨抄

劉中丞拙齋爲諸生有聲偶夢遊一處如公署重門洞開一一闌入數重無阻礙又抵一所見高處書

鵬程萬里四字再欲前無路矣嘉靖癸丑捷南宮歷南省至監司晉大同巡撫抵任至署中宛然前

夢所歷者後有高樓懸一扁題字與夢合遂心度之曰吾官其止此乎後竟以人言罷歸蟬雪集

胡中丞順庵性豪舉聲技之樂不絕於耳由部郎出

守平陽歷臬藩晉大同巡撫子伯謀以廢仕至戶部郎中家富不貲鑄銀人十二鎮其庫一日銀人出走不知所之越數日執鞭者至門索雇值闈人曰無之曰適有十二素衣人由門入何云無耶闈人以聞伯謀啟庫視之銀人故在也因各斷其一趾遂不復動伯謀卒後子穀貽愈縱其宅西廂有鬼物夜不敢入穀貽強入不顧見一沫血淋漓人遂昏伏於地救之蘇未幾以命案株連家計蕩盡會稽陶崇道令掖時有親知遠至留飲衙舍一小鬟

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笑

定未

供酒久待不至陶自起遍覓不可得忽闔署旁井中有人聲急出之乃小鬟也詢云適持酒至井邊突有白鬚翁強抱余去不知身已在井底陶見井邊一老槐枝葉婆娑大可數圍蓋百餘年物矣謂鬟被祟必此鬼木也命伐其樹怪遂息

蟬雪集

張紉蘭允恭天啓壬戌進士爲南陽守浚河役夫夜宿岸側聞橋下每夜有哭聲共伺之乃一巨鼈因置鐵鑊烹之忽鑊中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利汝衆懼益烈其火少頃無所聞啓視鼈已死剖腹得

一小人長數寸許眉目宛然以獻於守携之歸識
者謂卽管子涸澤之精名曰慶忌是也夫子亭
雜錄

姜青蓮開嘗夢一小鬟持金盒自稱漢宮人葉翻記
以詩曰夢裏佳人字葉翻肯將姓字化寒烟當年

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全

定

曾報漢宮曉一段新愁子夜眠

趙太宰煥遊平度之豹竹澗未及寺寺中鐘鼓自震
衆僧曰吾師其歸乎敬候之先是嘉靖間寺內有
老僧道行爲緇流最將順世謂其徒曰吾將去矣
然必有歸期徒曰師歸於何時曰鐘鳴鼓應卽其
候矣越六七年而太宰至僧加意祇待公雖不
言前因而遊覽諸勝若皆熟境然復於故坐化地
題曰仙人脫殼處今石刻尙存

張文安公端生時父司馬公忻夢偉丈夫我冠

立於中庭揖而問之應曰我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俄而陳夫人誕公司馬公曰是其呂直易後身乎因名之曰端

王子房漢令高平有村翁女爲鬼所據翁具狀以控王遣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隸持符至其村禱於廟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遂與詣縣王曰所攝者安在隸云偕至矣遂漫呼之輒應於是王爲冥對責以無禮鬼曰納聘三千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曰在其家

掖縣志

卷之八

志餘

矣

定矣

某所地下掘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訶責之諭令改過鬼喑喑退自是不復至

曠園雜志

康熙元年夏五月張重弼刈麥西村危坐樹下忽聞樹上如分蜂聲起望見一婦在高場持帚亂擊問之云適烟一道如皂突狀經過有聲投東北方去以帚擊中其尾至地得一古錢文曰聖宋元寶面

背有赤碧斑

晤語抄

志餘

明萬歷間有一道人敝衣持鉢狀類瘋狂至貴州黎平城內端坐街中擊鉢誦經驅之不去郡守邑令過亦不起避雖加鞭朴不少顧朱太常時方總角聞之獨往觀焉道人望見驟起拱立俟其去然後復坐人詰之對曰吾郡賢公祖也詢其里居答以萊州公後以守萊盡節乾隆乙卯黎平趙世萬孝廉語邑人李兆元於都中

明安恭字翼軒蓬萊廩生

見前志將材

精岐黃術遇道者于蓬萊閣

遂相習崇禎四年道者謂恭曰登將有難避之萊可免也恭

續掖縣志

卷四

志餘

五

定七九

西徙族人多笑之其冬果有援凌之變寇圍萊兵民染疫恭悉心調治得全活敘功守備

海倉口有海市然不恒見其市多現沙灘上沿海行人忽身離市廛中闐闐人物貿易輻湊變化萬狀瞥眼旋沒所見率如此較蓬萊海市尤奇

平叛記崇禎五年四月十四日海市突出一山三峰了了

又寒同山

曾見山市

志餘

萊州有神仙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洞有石像卧榻面有
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姓者見石像面有贅疣
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今削處長有水
出故今陳尙書洪謨有詩云西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
為謀仙家慣說能尸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得詩人之諷

也七修類稿

壽光劉毓桂字秋士與其弟允桂雲子同中順治壬辰進士仕
為揚州府推官有善政罷歸三十載臨淄某生者素不相識

再續掖縣志

卷下

志餘

三

定平

一夕夢道遇官府騶從甚盛或指示曰萊州府新城隍神往
赴任耳問誰何曰壽光劉公秋士也醒而怪之遣人至壽偵

消息則劉以是夕卒矣

居易錄

前志訂訛附

沙邱有在今順德府者史記殷本紀紂蓋廣沙邱苑臺漢書地理志鉅鹿紂所作沙邱臺在東北七十里秦始皇本紀始皇出遊自琅邪北至榮成之采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邱平臺徐廣曰趙有沙邱宮在鉅鹿世傳掖之沙邱為商紂所築及始皇崩處並附會之詞陳志據海魚為說迂哉有在今兗州府者李白詩曰我家寄在沙邱傍白客山東與元丹邱輩營石門幽居石門正在兗地其引李白沙邱懷古詩亦失考李白沙邱城下寄杜甫詩並宜刪九方臯相馬事見列子必實以地

續掖縣志 卷四

前志訂訛附

書

定全

尤涉於鑿按閔麟嗣古國都今郡縣合考萊州府青沙邱地今掖沙邱或古國名然未詳所據

漢曲成縣晉曰曲城北魏分置東曲城而以此為西曲城北齊併入於掖金置招遠縣以東曲城及西曲城之東偏屬之地亦與焉金華山南城址確屬招遠錄掖古蹟豈宜收入曲成地隸今掖境內者惟朱橋西由平里店諸處漢志所謂曲成有三山萬里沙是由漢迄北齊未併曲城入掖之前所傳曲城人物事蹟未必無在其西偏屬今掖地者然無從區指宜歸曲城薦辟政治錄魏王基祥異錄南宋白麀見東萊均為

未確追褒王基詔王基諫修宮室疏王基著述並宜刪其由北齊併曲城入掖之

迄金未割據以前所傳掖之人物事蹟又未必無在曲城地

者惟無從區指乃歸於掖若宋王弁王俊民居羅峰鎮羅峰

今招遠羅山如以當時屬掖載之掖志則登州舊屬東萊郡

今輯萊乘并登州而載之可乎至圻封職官尤當以治之所

屬為斷城既屬招若漢曲成侯北魏曲城鄉男與北齊曲城

令皆不宜載且北齊自有掖令未可以曲城令錯置其中也

宦績杜弼傳亦宜刪總之前志誤以曲成舊城屬掖故諸多誤入

雲峰石刻此鄭公之所當門石坐也誤作鄭文公之當門石座

續掖縣志 卷四

前志訂訛附

三

定三

也

曲臺縣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置六年廢新唐書地理志貞

觀元年省入掖其城蓋因縣為與廢謂武德二年置四年廢

未知所本

說文鯨魚出東萊今俗呼如嘉吉者或即鯨魚字書無鮒字

同萊子國即商之萊侯國其故都在今黃縣

明萊州府學訓導石伯高歸里胡來貢作文送之文為徐誨

作見萬錦堂集誤為縣學訓導石朝柱

黃聖禪寺其創建之始不可考據金碑初為佛刹改供三

文與北史略同而闕遷光州刺史五字蓋北齊書殘缺不完
後人反據北史補綴訛脫尤甚并述祖刺光而逸之不第光
克字相類而訛矣蟬雪集所言殊未明確又道昭刺光在魏
之永平若天保則北齊年號北齊書述祖傳天保云云乃言
述祖刺克非言道昭刺克也

隋書地理志弋陽郡梁置光州則弋陽之爲光州自梁陳已然
是時屬北朝者治掖之光州也又隋書忝朱敞除南光州刺
史在北周武帝建德中時南朝之光州亦爲北朝所有故以
南別之至隋開皇五年後治掖之光改爲棊而史所稱光州

續掖縣志

卷四

前志訂訛附

三

定論

卽南光州無庸區別如開皇七年高勣爲光州刺史十二年

韋鼎爲光州刺史是也

府志以高勣爲治掖之光州刺史誤

大業中又廢爲弋

陽郡

唐書高祖紀盧祖尚據光州自稱刺史在隋恭帝義寧時祖尚因舊州名稱刺史故史於所據之地亦稱光州

實弋陽也

至唐初復置焉河南通志云光州舊爲汝南江夏弋陽

等郡至唐始爲光州非是

前志續志訂訛附

芙蓉島元和郡縣志作浮游島謂遙望島在海中若浮游然故名齊乘謂芙蓉卽浮游之訛自明一統志訛浮游爲蜉游以後皆沿之

太平寰宇記曰輪井在縣東北十里石穴下洞於泉口如車輪洞徹也謂石穴徹及於泉也前志曰淇水溝石穴下井口如車輪脫洞於泉三字文義欠明

雲峯山欲界清都四字傍有欵識爲邑人李宗儀書前志誤載爲鄭道昭且訛欲作玉

再續掖縣志

卷下

前志續志訂訛

頁

定五

資聖寺前志載爲金大定二十六年建續志正之爲大定二十七年重修案寺內有大朝丁未重修碑大朝乃元時未有年號之稱金碑未有書大朝者也考元定宗二年爲丁未是時未有國號故書大朝未有年號故紀干支元至世祖始立年號爲中統至元八年始立國號曰元其中統以前碑俱書大朝紀干支中統以後至元八年以前碑俱書大朝中統大朝至元明明可證又此寺舊爲祐德觀靈虛宮劉長生詩刻范懌跋云大行皇帝百日驟騎節使自出己財同郡中會首于道明劉子真呂道口往祐德觀起明真大醮以報先皇遺恩

詩刻於大定二十九年是大定時此寺尙爲祐德觀也元定宗二年復改作寺碑卽記其事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爲丁未緣誤以大朝爲金故以大朝丁未爲金大定二十七年畢拱辰傳守將張榮以城降案明史蔡懋德傳作張雄

前志藝文載趙士寬傳爲顧炎武作案士寬傳乃顧夢游作夢游字與治江寧人

海廟宋開寶碑久佚明成化二十二年萊州府知府戴瑤重摹刻石後燬於火續志云海廟宋開寶碑尙完好係誤載

司馬均後漢書東萊人後漢東萊郡治黃縣其稱郡人者宜歸之治所不宜入掖及方技傳所載之左伯均宜削去

吳偉業有海市詩四首前志於上加小石島三字收入藝文一首宜削去

前志曰寒同山東西共九峯又名九仙山案雲峯山石刻有曰此山上有九仙之名當是山上刻九仙人名如所謂安期子王子晉等是也前志載此刻遺去上字遂謂此山名九仙山未確

鄭義碑前志義訛作義且義碑應入古蹟入藝文非宜

城隍廟前志載爲元大德十年建案廟中有大德十年神像

所云蓋古本有廟元初剷除故基而再創之至元中拓修之
非建自大德十年也

前志曰祿山東坡詩註名玲瓏山案東坡有登玲瓏山詩註引
林安圖經玲瓏山在縣西十三里非掖之祿山也

前三志訂論

李森先崇禎庚辰進士前志選舉失載流寓傳亦未

註明

趙哀前志列忠節云祖父以詩名家哀士亮孫玉璫

子未詳

前志文學宿鳳翀下云自孟葳樊桐石巢俎豆王李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訂論

畜

定矣

以詩鵲起海岱按鳳翀字孟葳號樊桐鳳起號石
巢不得平列孟葳樊桐似二人也葳作葳亦誤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三年
無東行事郊祀志天子從禪還坐明堂下詔改元
爲元封其來年冬云云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母所見見大人迹云是歲旱天子
旣出亡名廼禱萬里沙與本紀悉合據此則禱萬
里沙卽元封二年春如東萊時事也前志大事紀

謂三年復如東萊誤矣按通鑑武帝禱萬里沙在元封二年蓋前志於郊祀志既會其文而通鑑此條則未之檢也

前志大事記崇正五年春叛兵圍萊條下分註兵部敘功姓名梁應登平叛記作劉應登疑縣志但沿府志而誤也李宏平叛記作李禎府志陳本同嚴本作李正蓋以避諱而改則知當作李禎無疑矣又劉應坤府志作應田宿孔暉府志作孔曉疑府志多誤不盡可據范復粹平叛記註云黃縣前志失註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訂譌 奎 定允

前志著述所載書名以他書攷之多有不合如王基毛詩駁唐書藝文志作五卷東萊耆舊傳作一卷金劉迎山林長語通志作六卷前志皆有參差毛紀鼇峰類稿文十八卷詩八卷計二十六卷前志作類稿十八卷蓋沿府志而誤當由未見原書之故密勿稿通志作四卷前志云一卷亦不合府志云呂祖謙歷代奏議十卷附錄三卷前書列附錄於古文關鍵之下不合按呂氏自南遷後其有著述而盡羅列之似為非體但錄伯恭一人亦若未合嚴本府志於伯恭著作刪去較妥

士嚮皇綱錄據藏本係六卷前志無卷數 徐應
魯有半畝居集一作十畝見山左詩鈔前志作于
畝宿孔暉焚餘稿亦見詩鈔前志作燹餘必有一
誤

前志藝文徐從治萊城萬分危急疏從島上來上誤
作山 王萬象請關甯兵疏背國忘恩忘誤作亡
斷無坐守空山之理斷誤作斯 請斬劉宇烈疏
樽俎乏折衝之謀乏誤作代遣屈宜揚數入城入
誤作人 徐誨上分守于大參書其用彌繁脫其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訂論

矣

定九十

令彌章四字往之作勞者誤為往往竭罄鋪之力
罄誤作磬指紳家選一坊材坊誤作切 徐縉釐

峯類藁序誤從府志陳本作張縉

按陳志於題下
誤署張縉而文

尾仍稱徐縉失檢殊甚
嚴志已正為徐縉矣

公力以疾辭辭誤作解病

廢以來廢誤作發 毛紀重建東萊書院記僉謂
走邦人也走殆卽下走之走誤作是其賢於人可

知已可誤作之 海山亭記悉於是乎會萃焉萃

誤作翠

陳氏府志載此文大加刪削前
極簡淨後竟不足篇非善本

劉將軍

屯田記按萬錦堂集作劉不知何以誤作金

此必
別有

據然不上下數十年間年誤作里每營營官一
可攷 區士廬一區營下脫營字廬下脫一字將軍以間
過不佞而語間誤作聞 邑侯趙公祠記有聯翩
翔鳴者翔誤作翩 重關公烈關塞也誤

作闕相與走不佞請曰不佞下脫請字 龍文明

萊城賦 徐誨代作見萬錦堂集 載升載登升誤作斥高閣通

蔽闕誤作達隅列干櫓干誤作於以上皆失校定
致有斯謬姑舉其甚者言之凡文義兩通者不復
指摘也 洪肇楸改建通德書院記宜與沈廷芳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訂譌

奎

定在

重修萊州府城記相次不當列於明宿慶趙耀之
間 徐圖木末天風萬里吹詩係題胡中丞來爽
樓岩堯仙境自天成詩係和趙中丞寒同山樓石
刻標題於左或誤以右者屬之 趙士喆戰城南
古樂府其序與註似皆不可刪詩中觀望畏賊如
畏下乃虜字也 毛式穀杲村浪石詩酒帘孤錦
帆帆字誤

南齊書張融文辭詭激獨與眾異按融海賦多艱澁
難讀故云詭激也前志拾遺易為瑰異欲為融護

而轉至失真

拾遺引薩天錫海鏡詩按淵鑿類函作謝宗可其詞不同者數字首句云層濤擁沫綴鯁行則知作浪者字之誤也

吳志劉繇傳繇東萊牟平人乃劉寵之後於掖無與拾遺可不必記矣

王無競墓誌宜移入古蹟前志附於拾遺以阮氏山左金石志校之互有異同蓋各以私意辨識不盡足據再續志有全文如處卜遠日厄炎厲永無極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訂譌

矣

定九

所錄全文與金石志合互為攷證則得失約略可觀矣

據後漢方技傳公沙穆居建武山申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云云後始隱居東萊山前志志餘所載有誤

赤蓋暉續志已載入政治云其先附居於遼後家萊州而復載入流寓且註云見政治贅矣夫政治敘明履歷可以不入流寓若以流寓為重則不當更列政治也

鞠烈婦傳前志已載續志不當復錄勘前志殆增錄之頁結有一

小異無
關緊要

再續志職官奎昌下注云鑲黃旗人宦績則云鑲白

旗有誤

宿冲之鳳起著清真館詩趙伯濬為之序再續志文

學作清虛館誤

再續志藝文皇綱錄序多不合先生之定例生誤作

王仿其書法下編年紀事上脫去於歷代帝王自
周末以及國初

千八百年衰興
得失之編為
二十三字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訂補 究 定九三

三山北峙勢當海徼之雄二水
南縈地東巖疆之秀首齊封而
命縣沿萊子以成邦迹列禹功
邑分周版固震維之都會而長
嶽之橫支也其間運歷星躔
更桑陸民配之登耗幾閱黃圖

政教之興衰遞移青畝固當釐
茲因草訂彼車書乃數千年識
大識小之遺方百里有土有人
之壤付諸星滅一任陵頽雖略
緝於郡編終虛懸乎邑乘豈帝
王之成烈獨外過鄉而
聖代之波流偏遺掖水夫學資鼻祖

下削華而無難事但鑿空規編
摩而非易亦或輒紅鹿蒿目
於塵勞案牘堆堆埋頭於簿領
期采風乎輶使誰握槩於鉛刀
何幸我公來臨茲邑家傳治
譜道協循良月遠鳳城吏漏續
萍鄉之鼓波恬蜉島鳴琴清單

父之堂肉瘠嘘枯興疲起廢於
烏投浹和之會宏研斷之才披
二十二史之遙徽具得曲城軼
事羅百十五年之近蹟無非陽
石鴻休而既據汗青還根土著
幽人畸士秘藏隱帙之竒故老
遺黎株守樸真之錄非疑非偽

不瀉不支况詰英接踵壯名
貞懿比肩乎側陋又我

朝茂育此地鍾靈所當附典制以
共垂並金湯而不朽者矣爰闢
翹材之館遞載筆之賢學富馬
班莫易小邦之纂述識規南董
始參藐邑之褒譏公則慎厥

搜揚疏其義例文峰洞啓出曠
迹於窮岩劍石波橫揭竒蹤於
空谷荒故之逸文不沒陋閭之
獨行無湮時歷判年書成信史
忠才同拆襪智似窺珉既摭拾
而未能亦校詳之非允惟公
扶銷沉於百代創典冊於千秋

一下雌黃永光文獻悠悠尺簡
興聖水而俱長奕奕青編標策
風而不墜

掖縣儒學教諭魚邛杜忠謹跋



首職方之氏鏡辨寰區伯陽爲柱下之官荀羅掌故郭景純之編
眇而飛耳八寅酈道元之瑰奇亦研精二酉伽藍記於洛邑先賢
傳自零陵載籍迭興品題斯重我

朝編員廣斥琛寶交輸殫亥步以難窮詎誇禹跡莫寅生於無極
永固堯封志乘星羅與章眉列若迺萊夷舊壤過子餘疆田單蟲
達所析圭漢武秦皇之駐趨勢雄海岱戴日疑丹穴之南俗侈魚
鹽環瀛厠亦縣之右山川斗入人質魁梧晏謨討論之莫詳于欽
搜牢所未廣非哀信史焉詔來今則有張尹荒度於前鄭公繼承

續掖縣志

卷四

政

一

定矣

於後括百里之文獻爲八卷之成書然已星紀叟更指屈經五十
寒暑去編宜衍踵華須一二賢豪倘無鍊石之才難效都膚之績
鄂樓先生履躋知地吹律回春始以文學侍

九竑尋以武功震六詔建牙表海署元稹觀察之銜挈領理繁邁
黃霸循良之治貂蟬珥重獬豸冠高案釋掃夫簿書性痴嗜於竹
素慨思前志尚寒後塵爰奏唱喁之音虛受集思之益詢結異寤
躬披蠹簡於羽陵耳闢兜元遠納咫聞於蒙谷採絲麻而勿遺
蒯刈蕭艾而獨表菌芝之旁及僻壤窮鄉畸人媪婦有一行之善而
頌頌亟登寓隻字之褒則斤斤求當挾苔斑而古碑出拭煤尾而

藝文萃莫不臚就部強統歸綱
橫飛隔牆幾洞營一雙之牙管羸
削苴補疇曩之罅漏發揚浪沒之幽光山再
趨海條分縷貫織成無縫之衣意洽神陶鑄為一
志可稱備矣或謂百家浩浩乃耽尋諾臯之外編
意彈丸之黑子得無姬蒲獨好曾柴偏寸不知
俗責之守土 先生乘輅問政
刻安堵霖膏澍萬螟蟻烟空此則燕
蕭妥所當慕寫昇平者也詎久侍絳紗學操古

卷四

跋

定先

彭宣之絲 容聽引贊編摩助驅烟墨
長識神教 而但明一孔用牙未習敢從文陣
摩旌代斷 楚材之一 而肯歸郢墨之鴻裁
謹跋

再續掖縣志後序

應山楊星若先生之令掖也以修廢起頓爲急務志在崇祀與恤民命勵人才培風俗嚴儲備非虛夸好名者比也蒞任四載凡所興作皆次第成功惟再續縣志鏤版未竟而先生遽歸道山余奉憲檄攝篆承乏取志稿讀之知草創出自侯君瘦鶴先生爲討論而修飾之丹黃所及銓敘釐然筆削亦公允有史體宦績中所稱賢令尹則仁和俞雨亭永昌蔡梅厓二公在焉先生善政在人異日更纂縣志豈無人爲撰述者第志不恆修卽今再續距續志且三十餘年余恐星移物換傳聞異詞至於失其實也乃撮舉其事

再續掖縣志

卷上

序

定百

爲之立傳並付剞劂俾後之覽者知先生爲斯邑謀教養者詳且備矣抑先生嘗爲余言曰夏秋之間城東山水盈集濼壅就壅壅田日損瀕將鬻及城垣西北舊洩水處亦潰決橫阻孔道爲害良深亟思延堪輿家相其地勢濬治疏瀹以底安瀾而未之逮也此則先生所齎志以歿者後之官斯邑者能爲先生補此缺陷乎若五日京兆謝未遑爾

光緒二十三年歲在癸卯端三日花山宋澍書



